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4/PV.15
9 October 1989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四届会议

第十五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9年10月2日星期一,下午3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加巴先生	(尼日利亚)
嗣后:	赫斯特先生	(安提瓜和巴布达)
嗣后:	穆登格先生	(津巴布韦)

— 联合国经费分摊比额表[129](续)

— 一般性辩论[9](续)

下列代表发了言:

赫伯特先生	(圣基茨尼维斯)
塔尔希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卡西姆先生	(约旦)
特拉奥雷先生	(几内亚)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新西兰总理杰弗里·帕尔默先生的讲话。

下列代表发了言：

维吉拉特尼先生

(斯里兰卡)

邦戈先生

(加蓬)

努米先生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下午 3 时 15 分开会

议程项目 129 (续)

联合国经费分摊比额表(《宪章》第十九条)(A/44/535/Add. 2)

主席(以英语发言): 在请第一位代表发言之前, 我想提请大会注意第 A/44/535/Add.2 号文件, 其中载有秘书长给我的一封信, 信中告诉我, 自从他 1989 年 9 月 19 日和 26 日的信发布后, 多米尼加共和国已经为使其拖欠的会费降低到《宪章》第十九条所规定的数额作了必要的付款。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已经注意到了这一消息?

就这样决定。

议程项目 9 (续)

一般性辩论

赫伯特博士(圣基茨和尼维斯)(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 请允许我代表圣基茨和尼维斯代表团祝贺你的当选。我国代表团坚定地相信你以及所有副主席的能力, 我们保证寄予充分的支持与合作。

我借此机会赞扬我们杰出的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 他在为和平事业不知疲倦的工作中表现了勤奋献身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他的努力获得成功。但是, 如果没有得到国际社会决心支持世界各地的和平事业保障的, 这一成果可能是非常脆弱的。

主席先生, 我为你带来了圣基茨和尼维斯总理肯尼迪·阿方斯·西蒙兹博士的热情问候, 他原已作好了出席这一庄严机构的一切安排。 你会理解, 由于发生了悲惨的灾难, 他只好留在国内。 这发生在 9 月份的第 17 天, 正好是我国独立六周

年纪念日的前两天。庆祝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已经就绪，国际大家庭发来了许多贺电与贺信。突然我们遭到了可怕的称之为雨果的飓风的袭击，这次飓风在东加勒比地区造成了死亡、破坏、悲剧和离家失所。

在过去的5年里，我们圣基茨和尼维斯年经济增长率为5.8%，为此我们感到骄傲。我们发展了我们自己的基础结构，保证了我国每个男人、妇女和儿童比较美好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坚持《世界人权宣言》的原则。

我们忽然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一种严酷的现实，钟表的指针被拨向倒转，我们需要若干年才能够恢复雨果飓风带来的损害。安提瓜和巴布达的代表已经以他们国家政府以及多米尼加和圣基茨和尼维斯政府的名义向大会介绍了这场飓风的情况，我不准备重述我们的灾难，加重大会的负担。人们无法形容时速达140英里左右的飓风伴随深达10英寸的降雨连续10小时的冲击造成的悲剧，只要说明这一点就足够了。成百上千的人无家可归，生活在临时避难所中。医院受到了巨大的毁坏。学校、教堂、大学、工厂、警察局和港口被摧毁。电线杆被吹倒，电线被吹断，供水系统受到破坏。大树被连根拔起，作物颗粒无收。

我必须以圣基茨和尼维斯政府和人民的名义，感谢各国和联合国各机构迅速提供的援助。然而，我希望强调，仅仅针对这一局势采取短期行动是不够的，我呼吁所有会员国帮助我们在长期内重建我们的基础设施。

幸运的是，我们恢复了旅游部门的基础设施，这样我们便可以试图弥补农业和轻工业的损失。

我现在转向国际舞台，在国际舞台上，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本组织在秘书长的干练引导下作出的努力，似乎出现了一些光明的迹象。

在这一方面，我国代表团欢迎伊朗和伊拉克之间停止敌对行动。我们赞扬秘书长和联合国驻在那里的部队为维持停止敌对行动和持续监测那里的局势所作出的努力。

维持和平部队在该地区和其他地方的任务是必要的和艰巨的，显然需要巨大的财源，才能有效地履行职责。我们呼吁联合国系统内拥有经济实力的国家履行其对本组织的义务，促使它更有效率的履行其维护和平的职责。

在阿富汗，冲突仍在持续。我呼吁在这一多灾多难的国家内停止内战。我重申需要维护阿富汗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阿富汗国内各派之间，需要进行深入的对话，同时，需要创造有助于阿富汗难民返回其家园的政治气氛。归根结底，只有人民才能够最稳妥地和平解决阿富汗问题。

在许多国家中，人民的意愿才是我们的社会赖以建立的基础。在今年3月21日，圣基茨和尼维斯的人民毫无畏惧地自由和公正地显示了他们的意愿。因此，我必须宣布维护其他国家人民的意愿。

我希望高度赞扬秘书长就西撒哈拉问题采取的行动，这一行动导致了设立一个技术委员会，推进该一区域的和平进程。我国代表团欢迎7月份在纽约召开的会议，调查是否有可能加速和促进执行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的解决建议，以及摩洛哥和波利萨利奥阵线代表参加会谈的问题。我敦促波利萨利奥阵线和摩洛哥王国之间继续进行对话，并为西撒哈拉的和平与稳定继续寻求共同之处。在这里，同样应当听取人民的声音。

我们必须继续作出努力，帮助柬埔寨人民争取和平和正义。按照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关于在柬埔寨建立一个临时行政当局的呼吁，1989年7月和8月在巴黎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东南亚国家和其他国家一道制订了一个全面和平计划，以结束柬埔寨持续了20年的战争。我们对秘书长为召开这次会议而作出的努力表示赞赏。我们必须呼吁各当事方在联合国范围内作出努力，以确保以往的暴行不致重演。

我还请秘书长运用他的影响对今年6月份在中国大陆上发生的暴力和滥用权力

行为进行充分的调查。

在中东，冲突仍在继续，在这里，联合国同样必须通过对话来促进和平。尽管冲突有其各种复杂因素，和平的一个基本准则是，巴勒斯坦人民有权生活在一个明确界定的家园中，同时，以色列人民有权生活在一个安全的边界中。通向和平的第一步是所有当事方遵守大会就这一问题通过的有关决议。我国代表团还支持关于召开一次中东问题国际和平会议的建议。

在我们地区，包括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既存在着积极的事态发展，也存在着破坏安定的事态发展。在加勒比地区，我们看到各国政府或者继续执政，或者在自由和公平选举中按照人民的意愿作了变化。我国代表团赞扬中美洲各国政府为恢复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作出的持续和坚定的努力。我们承认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推动和改善了这一地区的和谐气氛，这一点已经日益明显。我们称赞这些组织在推动1990年尼加拉瓜的新的选举方面共同发挥的积极作用。

我们极其满意地注意到《卡塔赫纳议定书》得到了批准，它促成了我们在加勒比共同体和共同市场中的伙伴圭亚那和伯利兹加入美洲国家组织，该议定书无疑将对促成伯利兹和危地马拉之间的友好关系发挥积极影响。然而，我必须强调，我国仍然坚持支持伯利兹主权的立场。

刚才谈到了该地区中的不安定区域，巴拿马是其中之一。在巴拿马，因选举进程受到了军方的不合时宜的干预，人民的意愿受到了践踏和阻挠。这导致了一种动荡的局势，最终将影响该地区其他国家。我国代表团谴责公然否认人民权利的行为，呼吁迅速恢复那里的民主。

海地人民也遭受到同样的命运，我们呼吁海地政权采取一切必要步骤，确保人民自由选举其政府，从而使民选政府能够负起职责，并拥有权威，通过自身的努力并通过动员国际援助来矫正该国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弊病。

我们不能一方面大声疾呼维护世界各国人民的自由和人权，而与此同时对南非人民的权利和自由遭到践踏保持沉默。所谓的进展只不过是一种烟幕，透过烟幕我们会看到种族隔离制度仍然保持其丑恶的非人道的特征。绝没有什么温和的种族隔离。我们决不能放松警惕，决不能昏昏然沉溺于自满的虚幻感之中，因为现在黑人多数仍没有投票的权利，仍无法自由行使与白人少数所享有的平等地位。唯一的解决办法是结束种族隔离，并承认所有人都生来平等，所有人都有权呼吸自由的新鲜空气。在这一时间到来之前，我们必需立场坚定，对南非实行制裁。南非政权绝不应怀疑我们对种族隔离制度这一罪恶的极大憎恶。

为此，根据我们所得到的信息，尽管联合国大会第43届会议通过了有关决议，我还要指出，在纳米比亚仍然存在着阻碍自由与公正选举的障碍。那里仍然存在着由南非特别镇暴部队的存在而产生了一种恐怖感。人们还害怕秘密投票不会得到确保，害怕南非官员会操纵选举。我国代表团坚决支持1989年8月29日星期二一致通过的联合国安理会第640(1989)号决议，呼吁所有各方，特别是南非严格遵守详细阐明了选举程序以及要求解散所有半军事种族武装的第435(1978)号决议。我呼吁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独立进程的破坏，我必须强调指出，联合国成员国的政府负有集体的责任共同促进在纳米比亚建立一个稳定政府和经济的进程。

人类走向太平世道的步伐有时显得十分缓慢。但我们不应垂头丧气。很明显，尽管问题十分复杂，联合国已经作出努力并继续努力解决各种冲突，并给世界带来和解与和平。因此，我呼吁南朝鲜与北朝鲜之间继续进行对话以达到其共同的目标。与此同时，我认为，现在欢迎这两个国家成为联合国成员国正当其时。

我现在谈到毒品问题。这是世界今天面临的一个非常具有破坏性的威胁，这一威胁超越了国界，超越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界限。它难以由任何一个单独国家来解决。

在最近举行了加勒比共同体政府首脑会议，人们达成了一致意见，认为有必要建立适当的国际机制来帮助抵制毒品贩运，即牙买加建议的在联合国的名誉下建立多边部队在情报和劫获方面给以帮助，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建议的建立查询委员会

和一个国际刑事法庭,以调查卷入贩运毒品活动的人们的刑事责任。

我们必须牢记,在承认反毒品买卖的国际意义的同时,还必需坚决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

对有些国家来说裁军问题是更为紧迫的问题。我想强调指出,裁军领域里面出现进展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使大规模的资源能够用于更多人道主义事业中,其中包括保护我们的环境。保护和维持健康的环境对所有国家都至关重要,对发展中的岛国的经济发展来说尤为重要。我们必需依赖于我们周围的海洋来提供生活所需的大量海洋食物,用我们的海滩和清洁的空气来吸引来自拥挤的大都市的旅游者。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命本身。

我来自一个美丽而和平的,没有任何敌人的国家。但这一国家却受着大自然的支配,它可以在一瞬间摧毁我们整个的基础设施并使我们倒退几十年。我确信,我可以代表圣基茨和尼维斯的所有人民说参加这一世界性机构是很有益处的,因为这一机构能够听取所有成员国的声音,它还将在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并能继续在人为悲剧或非人为悲剧发生时提供指导。

塔尔希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以阿拉伯语讲话):主席先生,请允许我首先就你当选为联合国大会第44届会议主席表达我国代表团对你的诚挚祝愿。你担任这一令人尊敬的职位是我们非洲大陆的荣誉。我还感到非常高兴的是,你来自一个与我国保持紧密历史与文化关系的友好国家。我确信,你的丰富经历和品德将能够帮助我们取得本届会议的预定目标。

我还非常高兴地向你的前任丹特卡普托先生令人满意地主持了前一届会议的工作表示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代表团的赞赏和感激。

我们也极为感谢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先生为促进联合国的理想作出了真诚努力,感谢他为改善联合国的表现以及和平解决国际社会面临的复杂问题所采取的主动行动。

尽管存在着问题和政治压力,联合国已证明自己确实值得我们信任,证明如果我们具有为联合国创造适当气氛的意愿,联合国就可以实现我们作为国际社会所抱有的大部分愿望。

联合国象征着我们的共同意愿，这一意愿就是团结起来，共同致力于实现人类极为珍惜的愿望：即和平、自由、公正与繁荣。略微看一下当今世界——这一世界为年复一年积累起来的各种问题所困扰——就清楚地看出，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也没有朝着通过建立联合国而要实现的那些崇高目标取得任何真正的进展。

联合国的潜力继续遭到削弱，其原因是众所周知的。因此，不结盟国家第9次国家或政府首脑会议发表的宣言表明了我们对联合国的现实抱有的关切，表明了我们联合国的未来抱有的希望。这一宣言表示：“尽管面对着种种挑战，联合国系统已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即使是那些依然无视联合国这一各国采取集体行动的论坛的人也已日益认识到，联合国是管理国际争端和努力解决国际问题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手段……”在另一节中，该宣言继续表示：“为此目的，我们将努力加强联合国机制，振兴、扩大与协调联合国的活动……”

应当成为我们工作指导的《联合国宪章》不断遭到践踏：紧张局势的地区正在扩大；危险正变得更为严重。其根源就是某些国家坚持用武力、恐吓和恐怖主义政策压倒合作、谅解与建设性对话的精神。

存在着许多持续违反《宪章》的现象，其中最严重的就本建筑物的入口之处，那里挂着现代历史上最令人厌恶的政权的机制，即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和被占领的巴勒斯坦上的种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实体。这两个政权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标志着对道义原则和公理的挑战。我认为，作为一个国际团体，我们决不应容忍一种我们如果希望的话是可以改变的谎言。

自联合国于1945年建立以来，国际舞台上已发生了重大的事态发展。目前的国际局势与1945年的国际局势迥然不同。因此，我们呼吁采取认真的集体行动，加强联合国的作用。我们认为，这就需要对《宪章》中那些不符合当前国际情况的条款进行审议。

我们敦促《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完成耗费时间的审议与讨论阶段，开始就妨碍联合国效能的条款提出具体解决办法和提交具体建议的阶段。

在这些条款中值得注意的是否决权，这种特权已成为实现国际一致的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一些享有这一权利的国家旨在滥用这种特权。它们不是利用这种权利来捍卫正确的东西，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而是用这种权利使虚假的东西固定下来，鼓励侵略、占领、入侵和恐怖主义。我国有幸首先就审议否决权提出倡议，现在重申自己对这一问题的坚定立场。

我们对联合国及其日益不可缺少的作用抱有极大的信念。我们认为，热爱和平的国家的强大与团结可以帮助联合国取得人们所期望的效能。这种意愿本身就可阻止那些鼓吹武力威胁政策的人。

过去和现在，我国都深受令人厌恶的帝国主义行径之害。在本世纪初，我国曾遭受令人痛恨的法西斯入侵，占领和殖民主义，在那期间，我国遭受过各种形式的压迫、破坏和种族灭绝的未遂行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利比亚的领土成了主要的战场，我国人民在物质和生命方面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尽管对主要交战国来说，战争已经结束，但战争遗留下来的东西——地雷和其他交战军队丝毫不考虑当地居民而遗留下的战争物资——继续使我们深受其害。由于这些遗留下来的东西，利比亚人依然在物质和生命方面遭受损失。多年前，我们采取主动行动，在大会提出了这一问题，大会通过了许多决议，要求那些对部署和遗留这些致命武器的国家提供一切必要的情报，帮助清除这些武器，并对这些武器造成的生命与物质损失进行赔偿。今天，在此论坛上，我们再次呼吁国际社会敦促有关的国家采取负责的行动，执行大会决议的条款。

我国只是例子之一：这种现象在范围方面更为广泛。那些过去曾入侵和殖民我们国家、剥夺我们的经济与人类资源并在我们领土上作战的国家应当承担起为自己的行动作出赔偿的历史责任。因此，我们敦促审议对入侵和殖民剥削进行赔偿的问题。作为审议这一问题的出发点，有关国家必需承担道义责任。对殖民主义进行赔偿是我们对帝国主义国家最起码的期望。我们必需认识到，当前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都是由于它们的人民在遭受入侵和殖民统治期间受到的痛苦造成的。

不结盟国家第9次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在有关非殖化的特别文件中宣布：

“与会各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呼吁所有过去和现在的帝国主义国家承担自己的责任，对将发展中国家变成殖民地所造成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后果进行适当的赔偿。”

我国所遭受的最令人厌恶的行径也许就是一个身兼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超级大国1986年春天对我国的和平城市发动的直接军事侵略；更不用说这个国家自80年代初以来多次对我国采取的挑衅和敌对行动。这个国家已在经济、科学和文化方面对我们采取抵制措施，这是完全没有理由的。

国际社会否定并谴责这些行径。这反映在联大第41/38号决议中，其中确定，侵略国家赔偿由于背信弃义的侵略行为而造成的物质和人身损失。今天，我们再次强烈呼吁国际社会敦促侵略国承担起责任，并遵守这一决议，毫不迟延地履行其条款。

我国作为地中海盆地沿岸的国家之一，十分重视巩固这一地区安全与合作的问题。我们不断呼吁把地中海盆地变为“和平区”。我们充分意识到，这一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是同国际和平与安全密切联系起来的。地中海地区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危险的紧张地区之一，这是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被占领领土内及其周围的行径，也是因为某些帝国主义强国坚持要把地中海变为一个外国军事舰队的基地，一个包括空中和海上强盗行径的演习和挑衅的场所，以及作为对某些国家直接进行侵略活动的跳板。

我国坚定不移地支持本区域和国际上为在地中海地区实现安全与合作而作的努力。我们欢呼不结盟运动成员国在这一地区的不懈努力，我们再一次呼吁其他地中海沿岸国家履行他们的责任，进行有意义的和平衡的对话，建立起坚实的、持久的合作基础。我们相信，要实现这些目标，就必须对于采取集体措施的必要性有共同的认识，其中首先应是结束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内的种族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行为，并要求军事舰队立即撤出这个地区并拆除那里的外国基地。

人权问题在我国受到很大的重视。这是由于我们坚信，对人类尊严的尊重是人民进步与繁荣的基础。这种尊重来源于一种以对人和人类尊重为核心的文化和宗教。真主在《古兰经》中说：

“我确已优待阿丹的后裔，而使他们在陆上或海上都有所骑乘，我以佳美的食物供给他们，我使他们大大地超过我所创造的许多人。（《古兰经》；第17章：70）。

人类的尊严是通过遵守原则，首先是遵守平等是人类共同价值这一原则来实现的。伊斯兰教规定，所有人都如同“梳子上的齿”一样的平等，——除了能力、工作和每一个人为他的上帝、他自己、他的国家和人类的奉献以外不应有任何差别。所以，伊斯兰废除了等级和阶级制度以及以身世、血缘关系和肤色差别为基础的歧视。在这方面真主说到：

“众人啊！我确已从一男一女创造你们，我使你们成为许多民族和宗族，以便你们互相认识。在真主看来，你们中最尊贵者，是你们中最敬畏者。真主确是全知的，确是彻知的。（《古兰经》；第49章：13）。

先知——愿他安息——在他的告别朝圣布道中为人类拟就了一份宪章，他说：“众人啊，你们的上帝确实只有一个，你们的父亲只有一个。全人类都是以泥土塑就的亚当的后代。在真主眼中，你们中最尊贵者是你们中最敬畏者。阿拉伯人并不优于非阿拉伯人，非阿拉伯人也并不优于阿拉伯人，白人并不优于黑人，黑人也不优于白人，只有虔诚例外。”

历史将会永远回响着公正的国王卡塔布的言辞，他训诫他的王国中一名官员说：“你怎么可以使生来自由的人民陷入奴役！”

1988年3月，利比亚采取了重大的实际和法律步骤，在国家与国际一级保护和促进人权和基本自由。1989年的事件更巩固了我们的成就。今年年初，

通过了《巩固自由法》，并批准加入了人权领域内的大量国际公约。此外还设立了卡扎菲人权奖国际人民委员会。今年夏天，我国作为这个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东道国，会议期间向非洲自由战士纳尔逊·曼德拉颁发了卡扎菲人权奖。

我们决心继续通过联合国及其同人权有关的机构支持国际社会为实现人类所珍视的崇高目标而作的努力。在这方面，我们强调，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南非内的种族主义行径是对国际社会意志的公然藐视，是对人权的不可容忍的藐视。

尽管某些人并不情愿，——巴勒斯坦问题是与国际社会有关的各项问题中的首要问题。它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巴勒斯坦问题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真正的威胁，而且还由于它是对种族价值的藐视，侵犯权利和藐视所有价值观。这个问题仍然是我国主要关心的事项。我们相信，不论黑夜多么漫长，总是要天明的；不公正现象不论延续多久，都必然会结束。人民的斗争是真主的意愿，因此是必然胜利的。

巴勒斯坦人民对犹太复国主义占领进行了近两年的起义。它使这个世界回想起这个人民的悲剧。犹太复国主义者对于手无寸铁（也许只有石头）的儿童和妇女的野蛮行径暴露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实质，并且证明，犹太复国主义恐怖分子以及他们的支持者的目的是要根除巴勒斯坦人民，作为实现以消灭一个民族的存在为目标的的第一步。

起义还证明，人民实现合法愿望的意志是压不垮的，违背人民意志而单独甚至在国际上媾和的企图是不能得逞的。

我们对于这一问题的立场的出发点是对国际文书的遵守、道义以及民族义务的要求。我们的立场坚定而明确：我们充分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为解放其领土、享有自决权并且在完整的巴勒斯坦领土内建立一个以耶路撒冷为其首都的独立的国家而进行的斗争。

国际社会必须承担恢复他们合法享有的权利的历史责任。联合国曾无视权利、公正和道义，给了犹太复国主义占领者集团以合法性，因而犯下了历史上空前的错误，因而应该补救这一局面。

黎巴嫩的悲惨局面是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在我们阿拉伯地区非法存在的另一个副产品。我国一贯呼吁维护黎巴嫩的统一和领土主权，相信黎巴嫩问题的解决主要在于犹太复国主义的占领部队立即、完全地撤出黎巴嫩的每一寸土地，并结束这一实体及其它外国势力对黎巴嫩事务的干涉，使黎巴嫩各派能够以兄弟般的容忍的态度进行对话。我们认为，阿拉伯联盟内所作的努力，即三方委员会所作的努力，有助于黎巴嫩兄弟渡过困境。我们呼吁所有热爱和平的力量支持这些努力。

我国极为关切地注视着海湾战争停火以来的事态发展。我们再次诚恳地吁请两个穆斯林国家，伊拉克和伊朗，对国际社会执行安理会 598 (1987) 号决议所进行的努力作出友好的伊斯兰式的反应。

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社会主要面对的政治问题的纳米比亚问题已进入了关键的阶段，我们对国际上加紧努力执行安理会 435 (1978) 号决议抱着谨慎的期待。

在斗争中已付出巨大牺牲的纳米比亚人民今天需要国际社会给予支持，有人正在玩弄各种花招以在纳米比亚造成有助于种族隔离政权随意操纵选举结果的形势。我国在纳米比亚人民英勇而光荣的斗争中一直向他们提供了各种形式的政治和物质支持。我国重申坚决支持这一斗争，直到纳米比亚人民实现他们所有的合法愿望。

在讨论纳米比亚当前局势的时候，我们要向联合国秘书长和他的助手，特别是在现场工作的人们，对帮助纳米比亚人民获得真正独立所进行的努力表示深切的谢意。

在上届会议上，我们表示希望预期的纳米比亚独立将是走向消灭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一个现实步骤。今天，我们即将实现纳米比亚独立这一心愿，

我们对这一胜利将会对加强各种形式的解放运动和消除种族隔离政权注入新的、强大的动力有了新的希望。由于利比亚对自由的事业有坚定的信念，并支持被压迫的人民，利比亚重申完全愿意继续作出有效的贡献，使反对种族主义分子的斗争全面升级，使南非受压迫的非洲人民获得胜利。

我们还应该对非洲前线国家人民所付出的巨大牺牲表示致意。

在我们的地区，塞浦路斯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我国重申，这一问题公正、持久和和平地解决应给予塞浦路斯的统一、主权和不结盟地位，拆除岛上的外国基地并保证希族和土族人的权利。

关于阿富汗，我国重申支持所有旨在保护阿富汗人民的统一、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的国际努力。我国真诚地敦促在阿富汗的所有弟兄在明智、友爱精神和谅解的指导下解决他们的分歧。

我国支持朝鲜人民通过和平手段在不受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统一祖国的合法愿望。我国还要求拆除外国基地和外国军队从朝鲜撤离。

核武器、化学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武器是威胁人类存亡的主要危险。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的是，一些核大国在人类看到一定程度的缓和之时坚持进行军备研制和现代化的竞赛。在停止核军备竞赛方面，人类抱有很大的希望。

作为核武器不扩散条约、禁止细菌武器公约和日内瓦议定书的签署国，我国支持限制核军备竞赛和销毁核武器的所有地区和国际努力。我国还支持禁止一切类型的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国际措施和努力。

我们支持在世界上任何地区，包括非洲和中东，建立无核区的原则。但我们认为由于还没有创造有利的条件这一目标仍无法实现。在南非和巴勒斯坦都还存在种族主义政权。这两个政权在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武器的领域中一直进行着密切的合作。

最近，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在地中海进行了远程导弹的试验，有一枚导弹击中了利比亚的班加西市。毫无疑问，犹太复国主义实体获得这些大规模杀伤武器是对整个地区的威胁。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历史及其行为，尤其是它已向突尼斯发动过两次进攻并向伊朗发动过一次进攻，证实了整个地区的安全受到威胁这一事实。

联合国负有特殊的责任。提醒国际社会注意以色列人获得这些大规模杀伤武器所带来的危险是不够的，联合国还应当采取必要措施消除这一威胁。

毋庸置疑，国际恐怖主义这一现象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日益增长的严重关切，造成了无辜生命的死亡并威胁着人民的和平与安全。种族主义还制造混乱并破坏国际关系中的信心。我们同国际社会一样认为有必要与所有形式的国际恐怖主义进行斗争。我们在大会上再次讨论这个现象的时候遗憾地注意到，国际努力还未能解决这一问题。这主要是由于，有一些国际恐怖主义的形式我们既没有讨论、也没有认真研究过。一种变得更为危险的恐怖主义形式是国家恐怖主义。我国因此坚决支持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召开一次确定恐怖主义概念的国际会议，并认为有必要制订具体的国际标准，在必须与之进行斗争并加以消灭的种族主义与各国人民的合法斗争之间明确加以区分。我们衷心希望，法律委员会，即六委，将在这次會議期间采取行动，使我们能够就这一问题开始进行客观的有意义的国际对话。

我国同国际社会一起对当前国际经济关系的严重失衡表示日益增长的深切关注。这主要是由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基础所造成的。形成这一秩序的国际形势完全不同于今天的现实。今天占国际社会大多数的第三世界国家在这一失衡的严重消极后果下遭受危害。

这种痛苦的各种表现可以在大量问题中发现，我将只举几个例子：商品价格的急剧下降、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增加一倍、发展中国家资金枯竭以及贫困、饥饿、疾病的普遍存在和国际贸易中大肆泛滥的保护主义和强加的不公平的贸易条件。另

外，某些发达国家通过经济禁运和封锁采取经济压制政策。

这种不公平的经济秩序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因此，它们呼吁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由于某些发达国家的顽固不化和执迷不悟，这一正义要求仍然没有实现，这些发达国家的僵硬态度使得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更加严重和复杂，尤其是在可被称作发展失去的十年的八十年代。

我们相信，发展中国家不应当对所谓的南北对话的成果过分乐观，因为发达国家已经表明，它们只关心自己的私利，不顾发展中国家的紧迫需要。

改变当今世界不公平的经济秩序首先需要那些深受不公正之害的国家团结一致和促进它们之间的合作。这是说服别人的积极的方法。我并不否认这种做法需要我们作出进一步的牺牲，这种牺牲可能在一开始加重我们的问题，但这仍然是唯一的有希望的方法。继续对现有关系束手无策意味着我们已经放弃了希望。

对世界经济的讨论把我带到了另一个密切相关的问题上，这也是我们大家主要关心的问题。世界正面临着空前的环境危机，大自然对此正向我们发出紧急警告，忽视这些警告只会危害我们自己。我们周围都是这一危机的无数日益增长的迹象。除了严重的污染之外，还有沙漠化、水土流失、森林耗减、温室效应、反常的气候变化和臭氧层减损。还有核和工业有毒废料的问题，这尤其在第三世界引起了理所当然的关注，心怀叵测的外国人想要在那里倾倒这类物质。

我们有着保护环境的集体责任。这当然要求作出巨大的集体努力、零星的努力不足以在这一领域中达到我们的目标。

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前夕，历史要求我们发展自己的潜力和取消二十世纪特有的错误做法。对抗、威胁和炫耀实力的政策应当放弃，为了建立我们的孩子们梦想的繁荣的国际社会，应当采取和解、对话、谅解与合作的政策。

愿真主使我们大家达到这一目标。

卡西姆先生（约旦）（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很高兴热烈祝贺你当

选为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的主席。这既是对你个人的品质也是对你友好的国家尼日利亚所获得的高度尊重的承认。我相信，你著名的技巧和智慧将帮助我们取得最大的成果。

我也很高兴地向你的前任丹特·卡普托先生在主持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期间的杰出能力与活动表示感谢与赞赏。

我们也感谢和赞赏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坚持不懈地积极努力促进联合国的作用并实现其崇高目标。我已经研究了他提交的关于联合国去年工作的宝贵的年度报告，我希望继续努力和进行合作，把报告中宝贵的原则与设想转变为现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产生了一个以联合国及其《宪章》为中心的新的世界秩序，这一秩序建立了在其成员之间进行合作和相互谅解的范围，并呼吁所有人民共存和相互间进行建设性交往。多边外交的做法现在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在处理面临的问题时采取集体方法是至关重要的。

尽管冷战——我们现在看到冷战正在消失——造成了世界的紧张和不安，国际关系中的新的缓和正在使世界人民获得了新的解救、乐观和保障，这一缓和的影响开始在各个领域中，特别是在裁军和一些区域冲突的解决中会感觉到。

另外，联合国——它迄今为止尚未获得充分的机会表现其有效性——的作用现在获得了再生，其信心得到了恢复。这不仅是国际气氛改善的结果，而且也是解决各区域冲突最近所取得的成功的结果。联合国仍然是通过在其所有成员中进行合作、协调和建设性对话来建立处理和解决世界问题所需要的相互谅解与和谐的主要论坛和最适当的场所。

超越国家边界的共同挑战的出现已经增加了对联合国的兴趣并肯定了利用其机制的必要性。例如，环境污染、世界范围的粮食短缺、麻醉剂贸易和国际经济不稳定，这些都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解决的问题。在这方面需要作出共同的国际努力。因此，相互依存已经成为当代国际关系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正是有了对联合国的作用和重要性的信任，我们才对本组织寄予如此大的希望，才求助于它帮助我们解决冲突，协调努力对付超越区域边界的各种挑战。

我们的议程包括许多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解决的冲突和挑战，但以巴勒斯坦问题为核心的阿以冲突仍然是最严重和最需要尽快得到解决的问题。

现在世界意识到，巴勒斯坦问题确实是阿以冲突的核心，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合法权利是这一问题的关键。自从巴勒斯坦问题产生以来，约旦一直与这一问题联系在一起，受到他的影响，并在解决问题的进程中作出了很大努力。约旦努力解决这一问题的目的过去一直是，并且将继续是取得公正和平的解决办法，以便保证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以及中东的安全与稳定，并且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

约旦一贯坚持认为，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是各方的唯一选择。因此，通过与阿拉伯国家的协调，与主要大国的磋商以及与联合国的合作，约旦一直为达成以国际合法性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协议作出了努力。因此，他对所提出的关于这一问题的和平倡议作出了反应并接受了有关的国际决议。他参加了为使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获得通过而作出的努力，该决议指出不可以通过战争手段获得土地，并坚持认为以色列必须从1967年以来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上撤走，并肯定了该地区所有国家在国际公认的边界内和平生存的权利。约旦还接受了安全理事会第338（1973）号决议，该决议特别通过要求各方在国际范围内进行谈判对第242（1967）号决议进行了补充。

约旦还对阿拉伯世界1974年赞成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这一发展作出了反应。在这一方面已经采取了行动，这就是1972年宣布的作为初步概念的联合阿拉伯王国项目。这个初步概念将作为根据，用于表现巴勒斯坦人民的特性，~~铸造~~其国家实体，并在联合和表现独立的巴勒斯坦特性的原则基础上确定巴勒斯坦和约旦哈希姆王国之间的未来关系。约旦还接受了平衡地和平解决阿以冲突的1982年阿拉伯和平计划。

由于约旦侯赛因国王陛下所作的积极努力，阿拉伯国家在1987年安曼最高级会议上取得了下列一致意见：以一致同意的方式召开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是全面和公正和平解决冲突的适当手段，他将保证收复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领土，使巴勒斯坦人民能够行使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包括在本民族土地上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所有方面，并保证该地区所有国家在国际公认边界内和平生活的权利。

在过去两年里，巴勒斯坦问题有了极其重大的积极发展，实现全面政治解决的历史性机会已摆在人们面前。起义的持续和动力已成功地把巴勒斯坦政治行动变成一种主动和积极的行动。1988年7月31日，约旦作出了关于中断与被占领的西岸的法律和行政关系的决定，以此作为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要求和兄弟的阿拉伯国家的愿望的反应。约旦的这一决定是在这一方面作出的一个积极贡献，并使阿以冲突各方直接意识到自己的责任。

巴勒斯坦领导人要求去年年底在阿尔及尔召开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会议，以此开始了他们的积极行动。这次会议产生了一系列以现实主义和温和态度为特点的积极决议，并清除了和平解决的障碍以及1967年6月侵略以来以色列一直用于保护自己的借口。巴勒斯坦人的这一积极立场受到了国际上广泛的欢迎，并促成了巴勒斯坦和美国之间对话的开始，我们希望这一对话能够继续进行和进一步发展，使和平进程能够如愿完成。

因此，我们继续认为，实现和平的正确道路是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国际会议，这一会议应当由有关各方参加，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并且以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和有关巴勒斯坦人民权利和阿以冲突的其他所有联合国的决议为基础。

我们认为联合国及其《宪章》和决议规定了解决问题的自然和适当依据，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应当为实现这一目标施加自己的影响，因为他们承担着《宪章》

规定的特殊责任。既然阿拉伯国家已通过接受国际和平会议确定了其立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应当努力说服以色列遵守国际社会的意志，打破暴力和压迫的循环，选择安全、稳定和建设性局面。因为以色列不可能希望既赢得土地，又赢得和平。如果以色列坚持目前的政策，他只会造成更多的痛苦和不稳定。同时，如果以色列企图绕开和回避巴勒斯坦人民取得的成就，顽固坚持一些不全面的建议，例如萨米尔选举计划，那么，这样做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因此，我们认为每一个国家，特别是那些有能力施加影响的国家，应当作出真正的努力，使以色列遵守国际法，尊重国际社会的意愿，接受通过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之间的对话来实现公正、全面的和平解决，为将要在中东问题国际和平会议上举行的直接谈判作好准备。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埃及总统穆罕默德·胡斯尼·穆巴拉克阁下所做的努力，特别是他为打破和平进程僵局而提出的10点建议，是一次以色列不应该错过的机会。以色列对这些努力如何反应将是对它和平愿望的真正考虑。

正如我在发言一开始就指出的那样，阿以冲突并不是影响中东的唯一问题。虽然我们非常欢迎两伊冲突自从去年停火以来所出现的积极发展，以及双方承诺通过直接谈判实现和平，以此作为解决冲突所有方面的根本手段。然而，我们今天感到十分关切和不安的是，局势目前又陷入僵局，伊朗蓄意决定拖延为执行安全理事会第598(1978)号决议和1988年8月8日协定在联合国秘书长主持下进行的谈判的进展。尽管伊拉克自冲突爆发以来采取灵活、负责的态度，并真诚地希望达成一项协定，以维护双方权利，保证两国间睦邻友好，为该地区所有国家建立和平与稳定，但是，伊朗依然采取了上述态度。

鉴于这种情况，必须采取措施，重新恢复双方直接谈判，以便使他们从目前的停火状态走向持久、全面的和平，把安全理事会第598(1987)号决议当作一项综合和平计划来执行，最终由双方达成和平协议，保证尊重对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对方的内政。

既然伊拉克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历史上把伊朗当作一个友好邻国，伊朗方面也应表现出同样的精神和对和平的向往。伊拉克最近遣散了其武装部队五个师，这一事实就是这种趋向的真正标志。我们希望，伊朗也采取同样的行动。还必须采取紧迫行动，结束战犯的痛苦；根据国际公约，这些战犯不能被用来当作施加政治压力的手段。也必须重视1949年《第三项日内瓦公约》的条款。

黎巴嫩悲剧已经发展到人们不能再保持沉默的程度。黎巴嫩人所遭受的折磨、屠杀与破坏已经超出各种限度。外国对黎巴嫩的威胁与干涉也已达到危险的程度。出于对黎巴嫩和黎巴嫩独立与统一的关心，约旦积极参加每一次阿拉伯努力，支持国际努力，以结束黎巴嫩悲剧。最近一次这样的努力包括组成一个阿拉伯国家所信任的阿拉伯国家首脑三方委员会，阿拉伯国家在委员会上表示，希望为这一悲剧找到了一个阿拉伯解决办法。我们赞成该委员会至今为止所采取的步骤和取得的进展。各方应当利用黎巴嫩议员在沙特阿拉伯塔伊夫市举行的会议，利用各方的诚意和目前的积极条件。

同样极为重要的是，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应当坚持拯救黎巴嫩的努力，迫使以色列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25(1978)号决议，保证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上撤走。这样做是至关重要的，它将对有关的阿拉伯努力提供支持，并加重为恢复黎巴嫩的独立和控制所有黎巴嫩领土所作的努力的分量。

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于1989年4月1日生效，这使我们大家都感到满意，它标志着斗争中的纳米比亚人民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一个胜利，证明了联合国的效力。我们希望，该计划的剩余阶段——特别是在下个月举行的选举——和平地，毫不拖延地实施，以便使纳米比亚人民能够行使自决权，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我们期待着纳米比亚不久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加入我们的行列。

与此同时，我们呼吁联合国际努力，说服南非废除在该国推行的种族隔离制度——这是一种可耻的制度，必须铲除。

我们欢迎阿富汗问题有关各方去年胜利达成的和平协定。在欢迎苏联部队完成从阿富汗撤走的同时，我们希望各方能够达成协议，相互谅解，以便通过全国和解的手段使这一问题最终得到解决，维护阿富汗独立、领土完整和不结盟地位，保证阿富汗难民能够返回家园。

我们支持塞浦路斯独立、统一、领土完整和不结盟地位，欢迎秘书长为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所作的努力，以便实现塞浦路斯两族解决问题的希望，根据塞浦路斯人民的共同愿望，为和平共存确定一个适当的方式。我们敦促双方保持建设性对话，利用秘书长在这方面所作的可嘉的努力。

关于柬埔寨问题，我们支持在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以及各国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实现自决权利的基础上，实现全面政治解决的行动。我们这样做是考虑到这样一种解决对整个东南亚地区将会产生积极影响。我们赞赏东南亚国家联盟组织为此目的所作的大量努力。我们也欢迎越南部队已经完成从柬埔寨撤走，希望这是柬埔寨乃至整个地区和平、建设性与合作新阶段的开始。

我们还支持接纳两个朝鲜进入联合国，因为这将会增进朝鲜人民的民族团结机会，促进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并将会维护作为这一国际组织基础的普遍性的原则。

我们希望，中美洲各国将能够解决他们的政治和安全问题并且能够致力于促进各国人民的福利与繁荣。在推进这一进程时，他们应以第二次埃斯基普拉斯协议和其后的各项协议和宣言以及今年8月份在洪都拉斯的特拉签署的最新协议为指导。

当今世界首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核裁军和常规裁军进程。这需要我们怀有良好的意愿并进行真诚的努力。尽管在这方面所采取的行动是所有国家的共同责任，但是拥有具大的此类武器武库的国家应负有特别责任。在这方面，我们对超级大国在1987年12月签署的旨在消除其中程核导弹的中导条约感到欢欣鼓舞。我们同样对最近美国和苏联拟订的关于减少和销毁其化学、战略和常规武器储备以及停止核试验的各项协议同样感到高兴。因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更为良好的关系

而出现的国际气氛的改善使人们产生了信心并在世界上造成了一种乐观主义的气氛。我们希望加速这些努力以便使裁军进程的各个方面继续朝着全面彻底裁军的方向取得切实的进展。

在这方面，我们不得不对以色列扩充核军备再度表示我们的关注，这使我们地区的紧张局势更加尖锐并产生了严重危险。以色列是中东唯一的一个拒绝使自己的核设施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制度的监督之下，也是唯一拒绝加入《不扩散条约》的国家。以色列的战略武器武库不断增加。其最近的增加就是几天前它在地中海试验了最新发展的导弹。

为了使东西方之间关系的改善成为创造一个适宜的国际气候的基本步骤，与此同时还必须改善国际经济关系并且朝着创造一个更加平衡和公正的经济秩序的方向前进。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方面的差距以及债务和贫困的问题正是目前国际经济秩序中固有的不平衡现象所造成的结果。除非集体性的解决办法是建立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基础上，否则发展中国家在提高其人民生活水平的工作中是无法取得成功的。

在这方面，我们欢迎定于明年4月份即将召开的关于国际经济合作的大会特别会议，这次会议特别是要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恢复活力。

在我们为联合国第四个发展十年拟订国际发展战略和召开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进行准备工作的时候，我们希望各国能够齐心协力以一种能够确保所有国家而不是仅仅某些国家获益的方法为这些问题制定解决办法。

我们认为，在经济、发展和环境领域取得积极的成果而恢复南北对话是十分重要的。在这方面，我们赞同由埃及、印度、塞内加尔和委内瑞拉领导人7月在巴黎所宣布的四方倡议，这项倡议是有关南北方领导人定期就这些问题举行磋商的重要性。

我们相信，加强各国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经济领域里的关系——创造了一种更加良好的和睦和合作气氛，这种气氛对于其他领域来说也是有益的；同时我们考虑了当时世界朝着促成经济组合的发展趋势——一种组合为经济集团的成员提供了促进其经济利益、发展和取得进步的更好的机会——我们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伊拉克共和国和阿拉伯也门共和国的兄弟们一起于去年2月建立了阿拉伯合作委员会。我们相信这一经济组合——其宗旨和原则是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宗旨和原则的——与海湾合作委员会以及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一起，将有助于促进阿拉伯的联合经济行动，从而为促进国际经济合作做出积极的贡献。

约旦坚信当代世界的各种问题迟早会得到解决，只要各国表现出必要的政治意愿。我们这个世界大得足以包容各种不同的信念和信仰，但是也小得无法容纳人类所制造的各种冲突和致命武器。人类所达到的进化、文明和成熟的阶段，已使进步成为唯一可供我们选择的道路。所以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实现一个更加公正、更加和睦和更加开放的人类社会而奋斗，这样一个社会将会为更加安全、稳定和繁荣的世界提供基础。而这一点的实现只能通过诚挚的和平愿望和通过对人类共同利益和命运的信念。我们应当在联合国的范围内，在一种建设性的合作和直接对话的气氛中继续我们的努力。

让我们永远牢记这个国际组织的至高无上的原则和崇高的目标，让我们在本届会议祥和气氛的感召下充满乐观的精神吧。

特拉奥雷先生（几内亚）（以法语发言）：我非常高兴地在此向大会表示几内亚共和国及其总统兰萨拉·孔戴将军的热烈和友好的问候。

主席先生，您当选主持本届会议预示着我们的工作将取得成功，因为您具有使您非常适于担任目前重要职位的广泛外交经验和杰出的个人品质。您是为世界新的秩序的到来不断斗争的道路的代表。您的国家——尼日利亚——以大力致力于和平与进步而著名。而且我们几乎不需要重新提及1980年4月批准的称作《拉各斯行动计划》的非洲经济宪章。我向您保证我国代表团在您履行职责时给予充分合作。

我还想向您的前任丹特·卡普托先生表示他理应获取的赞誉，他干练而又富有能力地主持了第四十三届会议。

我国代表团也向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表示敬意，他为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的理解进行了富有勇气的不懈工作。

在欢迎最近几年国际形势方面所取得的积极变化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世界上仍存在着一些政治危机。我们非常关注南部非洲、巴勒斯坦、被占的阿拉伯领土、黎巴嫩、阿富汗和柬埔寨的形势。

在南部非洲，在不到两个月以后，纳米比亚的未来将在该领土进行选举的时候决定。在此，我国谴责比勒陀利亚阻碍正确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拖延手段。由于上述手段，安全理事会必须承担其充分实行该决议的责任。

有效行动首先应是解散包括进南非警察编制的部队，特别是臭名昭著的南非特种反暴队这个在纳米比亚制造死亡和恐怖的突击队。

我再次重复，我国无条件支持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我们希望英勇的纳米比亚人民将很快看到重新实现自由和真正独立时期的黎明。

在南非种族主义的比勒陀利亚政权将紧急状态延长12个月，这进一步证明该政权无视联合国的决议和决定。博塔先生大张旗鼓宣布下台以及其继承人外交上的花招都不能掩盖种族隔离政策的存在。南非目前仍存在新闻限制，南非人民每日都可看到南非当局政治上的反对派遭到任意逮捕。

将75%的人口排斥在外的令人可笑的选举暴露了日益遭到谴责的种族主义制度的顽固和种族主义性质。这些选举不仅仅违背了联合国的法律规范，而且公然侵犯了南非人民在一人一票原则基础上自由决定其未来的权利。

与此同时，给予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及与种族隔离这一与时代不符制度作斗争所有人的支持必须更加实际。必须继续采取并加强提高对上述问题认识的国际行动。

几内亚政府赞成今年9月4日至8日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的最近一次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提出的建议。该会议要求国际社会采取一致行动，迫使种族隔离政权为其危害人类罪负责。

比勒陀利亚通过对前线国家和其他邻近国家采取侵略和破坏稳定行为而更加狂妄无比。这一国家恐怖主义导致令人不安的该地区的人口迁徙，破坏了经济和社会平衡。因此，我重申1988年8月关于对深受上述灾祸之害的各国给予人道主义援助的《奥斯陆宣言》中的呼吁。

在非洲大陆其他地区，我们应当支持联合国、非洲统一组织和其他所有善意的人为在乍得、安哥拉、埃塞俄比亚、苏丹和莫三比克为建立有利和平气氛的条件而做的值得赞誉的努力。我国政府支持上述基于对话、寻求达成协议和调停的和平进程。

我们也有希望通过举行自决权利的公民投票最后解决西撒哈拉问题。

法国和科摩罗目前正在进行的会谈表明双方愿意找到公正解决马约特的科摩罗岛问题的方法。在黎巴嫩问题上我国政府赞赏阿拉伯首脑三方委员会所起的负责的作用，其目的是结束内战给黎巴嫩人民带来的无法形容的痛苦。

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危机的症结所在。因此任何可行的解决方法必须包括以下因素：以色列彻底撤出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所有被占领土；恢复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特别是回到家园的权利；承认巴勒斯坦国和亚赛尔·阿拉法特总统的和平倡议；最后是召开所有各方，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平等的身份参加的中东问题国际和平会议。

几内亚欢迎伊朗伊拉克冲突的停火并要求双方在联合国的主持下改变其立场以打破目前的不战不和局面，并根据安全理事会第598(1987)号决议建立睦邻气氛。

虽然柬埔寨问题巴黎会议取得的成果很小，必须继续进行磋商以便为使该会议的工作得到恢复并最后取得成功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中苏两国领导人之间已经开始的对话必定会有助于改变上述局面。

虽然在阿富汗已经撤出了外国军队，但是那里进行的战斗已更加致命，因此迫切需要充分执行日内瓦协定的文字和精神，包括避免增加对阿富汗难民的实物援助并保证其遣返使其尽快重返社会。

在新喀里多尼亚问题上，1988年6月26日由所有各方在巴黎签署的马蒂诺协定标志着新喀里多人民实现其意愿的一个重要阶段。

只有尊重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才能有助于实现塞浦路斯和朝鲜半岛的和平。朝鲜人民正在为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实现和平统一祖国进行一场值得我们给予充分支持的合法斗争。

同样，我们支持塞浦路斯政府与土族之间在秘书长主持下正在举行的谈判。

中美洲的局势也引起人们的严重关切。

我国政府欢迎本地区及其他拉丁美洲各国元首根据《埃斯基普拉斯第二项协定》和特拉会议的精神，为达成最后协定所作的贡献。

本届会议于1989年9月19日开幕，这一天也是国际和平日——和平对人类是非常宝贵的，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当时的想法是敦促所有具有善意的人们保证今年我们将在需要我们一道建造的大厦再添一块砖。

40年来，和平第一次伸手可得。它在长期受到对立的意识形态、沙文主义和狂热情绪威胁之后，现在已出现在地平线上，它不是落日的余辉，而是必将当空普照的朝阳。

这就是为什么几内亚政府提出下列看法：裁军是各国的事务；核裁军仍然是首要任务，但常规武器裁军也应当受到其应有的重视；建立和扩大无核武器区可以加强安全；化学武器必须加以消除；而裁军与发展之间具有共生的关系，因为裁军所节省下的资金可用于经济和社会进步。

尽管大多数发言者都对解决很多政治危机表示了某种乐观看法，但经济问题并非如此。当代国际关系的主要特征就是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我们各国一直期望的南北对话仍陷于僵局之中。同时，富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差别却正在加深，目前持续存在的世界经济危机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北方为产品和制成品武断规定的价格，彻底排除了我们正为缓和外债支付负担所采取的措施。贸易交往具有歧视性。我们这些国家仍然不能享受现代科学和技术。对南方的资金提供越来越少，而令人费解的是，北方正使造成南方资金持续流失的因素更加严重。

在外债问题上，尽管在结构调整方面采取了一些严厉措施；然而债务负担继续夺走穷国、尤其是非洲穷国通过辛勤努力而获得的成果，在这些国家，收入正大幅度下降。

虽然一些债权国同意放弃官方债务——我国对此表示衷心感谢——然而人们清楚地看到，解决经济危机主要在于促使商品的价格有利可图。

我们可以强调指出，南方各国的经济和社会情况——其中一些由于难民和流离失所人员不断的涌入而变得严重——不利于保证充分享受整个国际社会所呼吁的人权。

联合国各发展十年并没有带来积极成果。因此，我们需要制订一种国际战略，以使我们能够看到一线希望。在这方面，于1990年9月召开第二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会议、于1990年4月召开大会专门讨论国际经济合作问题的特别会议以及在联合国第四个发展十年范围内实行一项战略的行动，将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努力提供更多的动力。*

今天，环境状况下降已成为只能在国际范围解决的现实。森林砍伐、臭氧层的空洞、污染和自然灾害都影响到生态系统并威胁到生命。

* 赫斯特先生（安提瓜和巴布达），副主席主持会议。

我国政府意识到，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已经通过政府间工作小组的渠道，开始研究气候变化。

我们还支持加强已经开始的气候学项目的行动。我们认为，这样做将有助于我们在国际经济困难的时刻避免该领域中的研究出现分散的情况。

关于有毒废物的问题，越过边界运输和倾倒这种废物的情况给发展和环境带来不利影响，需要人们加以更多的注意并迅速通过一项国际公约。

关于人权问题，我要指出：在我国，我们认为人类贫穷、绝望和无知的现象常出现在妇女、无辜的儿童、单独生活的老人以及无收入来源的残疾人中间。因此，我国政府把发展的权利明确看作是具体的人权。这就是为什么民族复兴军事委员会认为，消除物质上的贫穷、社会不稳定和无知是促进人权的先决条件。

几内亚共和国认为，自由，无论是个人或集体的自由，都必须看成是必要的利益，绝不能讨价还价或加以剥夺。

这是上帝赋予人类最宝贵的力量。

因此，我国当局主张通过立法把关于人权的国际法律文件列入我国的国内法律制度。

今天，人类面临着一种发展到难以控制的地步的现象：我指的是毒品和精神药物的问题，很多国家已对这一问题敲响警钟。无疑，使用这种药物有害健康并腐化青年，而青年是人类中最薄弱的阶层，也是人类社会的希望和未来。

反对这种蔓延的罪恶的斗争，需要国际社会在制止生产、消除和非法贩运毒品方面进行合作。美利坚合众国和哥伦比亚是可以效仿的例子。它是积极声援的具体表现，如果我们要建立一座防御这种灾难的不可攻破的壁垒，就需要采取这种行动。

我现在谈谈恐怖主义问题。恐怖主义无论是个人或一伙人的行动，或国家蓄意执行的政策，都是一种罪行，几内亚政府对此强烈谴责。由于恐怖主义行为威

胁和残杀无辜者，破坏国际安全，它在道义上是绝没有理由的。此外，它绝不能成为各国人民为自由和解放而进行的合法斗争的工具。

维护和平和争取进步需要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因此，我们必须加强本组织的作用和影响，同时保证尊重和促进国际法准则。我们还必须重新认识我们面前的挑战，尤其是经济挑战。

我们高兴地看到，联合国正在重新检查自己的作用，并尽一切力量来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世界正发生迅速的变化，联合国决不能视若无睹。它的作用取决于是否能够适应二十一世纪的现实——即它根据成为其必要特征的普遍性制订战略的能力。

今天，我们大家都倾向于更热爱我们的同类、热爱大地和天堂，我们都必须坚定地展望未来，以实现一个基于正义、自由、繁荣与和平之上的年轻和美好的新世界。

新西兰总理杰弗里·帕尔默先生的发言。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现在听取新西兰总理的发言。

新西兰总理杰弗里·帕尔默先生在陪同下走上讲台。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非常高兴地欢迎新西兰总理杰弗里·帕尔默先生阁下。我现在请他向大会讲话。

帕尔默先生（新西兰）（以英语发言）：看到象加尔巴先生这样杰出的领导人主持本大会，这的确是一件十分令人高兴的事。我们在新西兰与尼日利亚两国之间的接触中就已经十分了解了他，我们坚信大会有了十分出色的领导。

我上次出席大会时在1985年。我当时是刚刚当选不久的工党政府的副总理。我在第四十届会议期间代表新西兰在一般性辩论中发言。那一年，我们庆祝了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

我们当时都十分骄傲地热情谈论了《宪章》。我们分析了宪章的潜力，并总结

了一下过去四十年中联合国系统所取得的成就。联合国确取得了非常多的成就。但是我们大家心里都清楚，尽管赞誉之声灌耳，气氛隆重非凡，但是那次集会仍然有空空洞洞、一无所获的危险。

核裁军没有取得进展，从而使国际生活遭到扭曲。看上去似乎无法解决的各种冲突遍及世界各地。联合国维持和平的机器几乎停止运转，而且显然以为人们弃而不用。在我们南太平洋地区，我们当时十分焦虑地注视着新卡里多尼亚的非殖民化以及自决的进程，在那里，暴力似乎在所难免。不幸的是，这些焦虑后来都证明是有根据的。

在南非，比勒陀利亚政权继续年复一年地顽固坚持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坚持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

在1985年，有不胜枚举的事例表明忽略了国际法的尊重，忽略了对联合国《宪章》各项基本准则的尊重。我们看到当时国际法院遭到了玩世不恭的蔑视。当时国家接受法制与强制管辖权的意愿不断受到侵蚀。

1985年在“长虹勇士”事件中新西兰本身也成为非法暴力行为的受害者。当时我不得不提请大会的注意，详细地介绍了该事件的始末。

然而时过境迁，四年之后我再次来到纽约，发现了一副新的图景。我们已经经历了一个转折点。1985年我们所面临的那些无法解决的问题已经出现了令人鼓舞的现象。对于新西兰来说，联合国系统在这些事态发展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确实令人感到十分满意。即使在那些对联合国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的最黑暗的日子里，新西兰也勇于站起来，公开表明对联合国系统的支持，对《宪章》各项原则以及对法治的支持。对于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感到欢欣鼓舞。请让我举几个例子。

在维持和平领域中，联合国向我们展示了可以有所作为。两伊冲突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获得进展。在南部非洲，在纳米比亚已经迈出了十分重要的一步。新西

兰感到高兴的是它能够在这两条战线上都向联合国部队派遣人员。 同时还有阿富汗。

在太平洋地区，新卡里多尼亚已经使人们有理由抱有希望。 我们期望能够遵照联合国各项原则实现真正的自决。

在裁军领域中，我们也看到了两个超级大国在态度上出现了明显的气氛变化。 已经达成了一项重要协议：《消除中程及中短程导弹条约》（《中导条约》）。其他有关战略核力量和常规力量的协议也在谈判之中。

新西兰理解这些谈判中的复杂之处，我们欢迎已经取得和正在取得的成果。但是，我们必须继续开诚布公地表达我们的观点。 不要再回到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的那种蜗牛式的速度。 必须刻不容缓的大规模削减战略武器和常规力量。 我们现在有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机，而这一时机一旦失去则很难再来。倘若放慢了这一势头，失去了这一机会，那么历史以及全人类将会对那些负有责任的人作出极为严厉的评价。

我必须直截了当地说，使我们感到失望的是联合国在主要裁军谈判过程中没能发挥中心作用。 联合国必须成为审议裁军问题以及最终为签署裁军条约而进行谈判的主要论坛。 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在通过联合国系统推动全面禁试获得进展方面有着特殊的利益。 我们再次最强烈地要求，强大的少数能够本着开放的思想来考虑我们的决议。

新西兰关于核武器的立场是为人们所熟知的。我在此想重复一下我于1985年在本大会所说的话：

“我们曾明确地宣布……我们不需要任何国家用核武器来为新西兰提供防卫……我们不允许在我们的领土上存在任何核武器。”

自从1985年以来，这一政策在新西兰赢得了广泛公众的支持。而这一支持仍然在不断增长。这一点在民意调查中得到了清楚的体现。新西兰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

都是一个无核国家。根据这一立场，我们最强烈地要求尽早禁止核试验，尽早消除核武器本身。

近年来我们看到获得重大进展的另外一个领域就是国际法治领域。去年，戈尔巴乔夫主席在本大会宣布苏联对国际法院正在制定一项新的政策，这对许多小国来说确实是一件令人鼓舞的事情。1989年7月在海牙举行的不结盟运动外长会议开始了对国际法院和国际法的作用进行富有建设性的分析，对此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这些进展由最近美国和苏联达成令人鼓舞的协议而得到进一步加强，它们决定就发生于毒品贩运和恐怖主义领域中的各种争端采取强制性的办法予以解决。新西兰促请所有国家都重新审查他们关于强制管辖权和通过第三方的机制解决争端的立场。在这方面，我还想提一下秘书长在解决这些争端的过程中可以发挥许多作用。

在这会议厅里，我还想提及在联合国系统中工作的人们，他们使在过去的几年中获得的进展成为可能。我并不仅仅指那些在这里，在日内瓦和在其他地方为会议提供服务的工作人员。我还铭记那些联合国的默默无闻的工作人员和志愿人员，他们工作的现场，经常是身处十分危险的环境，遭受相当大的磨难，他们为停火进行谈判，组织维护和平部队，置身于维护和平行动，提供紧急援助并实施各种发展援助计划。我想让大家都知道，新西兰人民欢迎并赞赏你们所作出的各种切切实实的贡献。

最后，我特别想说联合国正处于健康状态，各种事态也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在我们返回的时候，我们都会为我们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心情舒畅。但事实并非如此。联合国系统仍然为解决各种重大问题而苦力奋斗。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依然存在。在削减贫穷与债务方面我们作的还不够。中东和柬埔寨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政治解决。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在新西兰看来，还有一个更为重大的问题已经呈现在世界领导人面前。这一问题的出现使我们措手不及。这就是地球这一行星本身的健康问题。

我知道联合国系统没有对环境问题吊以轻心。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托尔巴博士及其工作人员为此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他们在臭氧层遭到损坏这一问题上取得了切实的成果，签署了蒙特利尔议定书，最近又发表了赫尔辛基宣言。新西兰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以支持他们的工作，我们将继续这样做。

一般性辩论本身表明国际上对全球环境问题日益关注。联合国系统的其他部分也在采取行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的一次重要会议计划在1992年召开，这将为估量保护地球行星所采取的必要措施提供及时的机会。

新西兰坚决支持环境规划署理事会今年5月份的决定，为筹备1992年的会议，确定全球性环境的八大危急问题：大气层恶化、淡水有限、海洋污染、砍伐森林等等。我也要感谢气候变化政府间专门小组的工作。该小组正在证明是非常有用和有效的机构，新西兰在其工作中正在起着积极作用。

所有这些措施在耗费着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环境报表、学术讲座会和会议已成为本月的政治特色。但是有时似乎只有大量的谈论而没有行动。

1992年的会议将给我们一个理想的机会，向所有抵毁联合国并对其抱有怀疑态度的人证明本组织的真正价值。必须集中我们今后几个星期的努力，这些努力必须要有成效。我们对环境问题要有远见、勇气和行动，而不只是空谈。我想提几个难题。

政治家有时被指责为赶绿色浪头，因为这在政治上安全简单并相对来说不花代价。但是我要对大会说凡是认为环境问题是轻松选择的人已可悲地误入了歧途。

全球的环境危机是实在的。人类的发展改变了我们生活其间的全球生态系统。我们从空气、海洋和陆地中得到了好处，而还给它们的是废物和毒物。对大部分人类历史来说影响是极其微小的，几乎不影响平衡。但是，在最近的五十年里，人类给地球带来了混乱。我们突然认识到，我们可能严重地影响生态平衡。更可怕的是，我们已发现，平衡已经被改变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把我们的星球破坏得已经不可修补了？我们是否能够重新得到平衡？我们是否能够阻止变化的

进程？陪审团当然还没有受理这些问题。如果回答是这一变化不可逆转，那么对人类的最终后果可能是和全球核战争一样灾难性的。

我最近看了一部动画片。它讲的是一些从外层空间来的人在已经没有人类生命的地球废墟上登陆。一个外来人对另外一个说，“太糟糕了。他们刚取得了全面彻底的裁军，而臭氧层的漏洞却毁灭了他们。”

我给联合国系统的信息是，我们必须迫切处理我们的首要问题和机构。我们必须真正地首先重视环境问题。我们对我们致力于解决的长期困扰联合国系统和各国政府的政治与安全问题给予很大的注意，我们至少也必须对环境问题给予同等的注意。

环境的恶化是在每一方面如军备竞赛一样严重威胁我们安全的问题。它影响着每一个人。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不象核裁军问题那样少数强国控制着毁灭性工具，联合国中的每一个国家，不管它是多么的小，都在某种程度上造成环境破坏的威胁。大家造成、大家遭难。污染并不承认政治界线。因此，毫无疑问，这是联合国的问题。

当然，不是每个国家负有同等责任的，也不是每个国家在同等程度上或同等速度上受影响。有时，无罪的人会比有罪的人遭受到更大的灾难。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温室气体是由一小部分经济上占有特权的国家造成的，这是事实。发达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促使臭氧层的减损，这也是事实。新西兰认识到这些事实对发展中国家人民引起的焦虑。

我们特别意识到南太平洋国家的困境。去年我代表新西兰出席了南太平洋论坛会议。我们讨论了气候变化和海平面可能升高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设想一下，作为太平洋珊瑚岛国，如图瓦卢或基里巴斯或托克劳的总统或领袖，并得悉其他人民的发展产生的污水和副产品不仅威胁着你们小小岛国的持久发展，而且还确实有可能淹没你的人民所生活的每一寸土地。加勒比海和印度洋的岛屿小社区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污染可能将它们全部从地球的表面抹去。

或者设想一下，代表一个除了海洋中的鱼外很少有或没有自然资源的南太平洋岛国。你发现，从地区以外来的外国渔民已开始在你的区域里使用了过去在那

从未使用过的捕鱼技术，这种技术可能促使对该地区的沿海国家至关重要的金枪鱼渔业毁于一旦。

我在说的是“死亡墙”：最近几年远方渔民在南太平洋使用的巨大的流动网。这技术本身不是新发明的。它新就新在——而且不可接受的是——使用流动网的新手段。这需要几条船联合工作，每条船安置着很长的网。张网的程度可以达到50公里。每条鱼船将许多这样鱼网在海洋中排成一条长线。这些鱼网有时长达几千公里。在北太平洋，鱼汛季节每天晚上估计要布下五万公里的流网。然后这些流网到处漂流，简直就象一堵死亡墙。它们就象真空吸尘器那样，几乎每一种生物包括一些即将灭种的种类，只要一碰上网就被抓住并杀死。

这种滥捕行为使这一捕鱼技术不可接受。龟、鲸鱼、海豚、和鸟都遭到了捕杀。收网的时候，大量的捕获物漏掉或浪费掉了。在北太平洋，流网捕鱼严重地破坏了昂贵的大麻哈鱼的贮存。

我必须指出，这一技术受到了南太平洋国家的一致反对。今年7月在塔拉瓦召开的南太平洋论坛会议上，南太平洋各国首脑通过了谴责大规模流网捕鱼做法的声明。

但是，“死亡墙”捕鱼不只是一个道德问题。它是一个法律、政治和经济问题，具有全球性的意义。公海自由不能用来保护事实上是对区域海洋生态系统的有系统掠夺。过去曾有人说过，公海自由使不可接受的非法行为合法化。但是，国际习惯法几年来的反应是，宣布无理的讨厌行为为非法。当前国际法再一次对不可接受的无理地在公海进行流网捕鱼作出了反应。

国际社会已经显然对这一不合理利用公海的行为作出了反应。许多太平洋岛国，包括新西兰，已经采取行动在它们的国内法规中以及在其200海里区域内宣布这种做法为非法。《塔拉瓦宣言》在四个星期以前还在南太平洋关于自然和保护受保护区的会议上得到了积极的支持。今年年底南太平洋国家通过在我们地区防止“死亡墙”捕鱼的区域性公约后，这项宣言将付诸实施并编纂成法。

我想说明，使南太平洋国家不安的不是小规模的近海使用长度有限的流网的

做法，各发展中国家都使用这种流网。我们关注的是特长远洋流网的新的极有破坏性现象。*

《塔拉瓦宣言》要求国际社会支持南太平洋国家在流网捕鱼问题上的立场。我们已要求秘书长将《塔拉瓦宣言》作为联合国文件分发供各国代表团参考。

南太平洋将积极地在双边、区域和全球一级上探索这一问题。我们将以不偏不倚、理智有理的方式进行。但是，那些参与这一对生态不负责任行为的人应该明白，他们所使用的技术不管在哪儿使用都是不可接受的。新西兰希望联合国支持《塔拉瓦宣言》。如果这些行为不是很快逐步终止的话，就必须由联合国系统作出决议反对流网捕鱼。

新西兰与南太平洋国家和宣布反对新的流网技术的联合国其他会员国密切合作，将在联合国系统内推动讨论这一问题。在本届大会上，按照大会若干委员会的议程项目，存在着这样的机会。

我们注意到大韩民国政府暂时停止了在南太平洋上的流网捕鱼作业。这是应当受到欢迎的。我们还欢迎日本在过去几个星期决定减少其流网捕鱼船队。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是停止这种捕鱼技术才是在生态上唯一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只有台湾尚未对太平洋国家在这一问题上的关注作出反应。我们敦促所有有关方面迅速采取行动。

实际上，全球捕鱼业的现状清楚地说明了我们这个星球面临的更为广泛的环境问题。

在捕鱼业的管制方面，只有一种国际措施是建立在稳妥的、可以接受的生态系统原则基础之上。这就是《保护南极海域和生物资源公约》。这一点上，我想提请大会注意按照南极公约达成的重要的环境保护措施，并指明，在下周在巴黎举行的南极条约磋商会议上新西兰将倡议采取进一步的重大步骤。南极条约是一

* 副主席莫登格先生(津巴布韦)主持会议。

个有效的体制。 我们正在使它在环境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联合国大会应对这一体制给予支持。

就在20年前，人们一般认为，公海上的鱼类是无穷无尽的。 一般说来，任何人都可以毫无限制地捕鱼。 然而，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任何鱼类的生物量都可能随时遇到过渡捕捞问题。 我们面对着这样一种局面，世界的捕鱼能力可能已经接近或超过了世界各大洋的可以维持的商业捕鱼量。 从技术上来说，我们的捕鱼速度可能超过鱼类的繁殖速度。 因此，捕鱼权受到了严格的制约。 在大气层问题上，难道我们很快就必须试用我们现在试用于鱼类的那些管制原则吗？

我必须说，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渔业的例子就是一个令人惊惧的前车之鉴。 在长期的、不负责任的捕鱼惯例的历史上，流网只是最近才出现的事情。 但人类确实不能只靠捕鱼来维持生存。 国际渔业管理的记录非常糟糕，如果人类只靠渔业来维持生活，面对渔业的崩溃，全部人口早已不复存在。

但问题在于，我们没有另一个大气层可供维持呼吸。 只有一个全球气候。 在这方面，我们必须作出更多的事情，不要象在渔业保护上那样优柔寡断。

我有一些非常具体和富于挑战性的想法，这些想法涉及到我们应当如何着手处理全球环境问题。

全球环境和全球经济之间的密切联系是不容置疑的。 在这里不需要进行争论。 布伦特兰报告的结论，即发展只有在可以维持的情况下才是有意义的，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承认。

持续发展的概念本身即是对国际社会的一个巨大挑战。 但在这一挑战之外，我们还必须注意，需要处理自然生态系统的紊乱问题。 臭氧层已经日益稀薄。 因为向海洋中倾倒有害的有毒废料，这类废料的处置问题已经构成一个全球性威胁。 我们还注意到有人试图付款给发展中国家以换取在这些国家倾倒废料，这种做法

不能令人接受。酸雨和沙漠化威胁到一些大陆的经济进步。沙漠化限制了环境的自我恢复能力，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大气层和气候本身都受到了威胁。

在所有这些领域恢复平衡将对全球经济产生巨大影响。

我认为哪个国家的公众也没有充分认识这些影响。现在已是世界各国的平民百姓停下来作些思考的时候。现在已经应当认识到，我们大家每天都在加剧环境问题。没有可以不劳而获的事情。最终，我们大家都必须为问题的解决作出贡献，这就需要人们的态度在世界范围内来一个大的转变。

在这一点上，我希望对荷兰、法国和挪威总理的远见卓识表示赞赏，他们在今年3月邀请24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审议了这方面的解决办法。我很荣幸地代表新西兰参加了这次会议。我们通过了《海牙宣言》。这份文件呼吁制定一些全新的重大原则，保护全球环境。

所有这些在实际中意味着什么呢？气候变化问题政府间委员会及其工作组正在深入探讨这一问题。但在我看来，有两个关系到未来的非常清楚的信息：第一，要想采取有效措施来缓解温室效应，就必须采取一些重大的经济措施。第二，正如在《海牙宣言》中声明的那样，必须作出一些重大的体制改革。

关于经济措施，事实将证明这些措施对许多国家、包括新西兰在内的一些经济学家来说是非常激进的。在座的许多人都知道，我国政府对新西兰的经济进行了重大改革。我们取消了补贴、撤销了对商业活动的管制，改变了政府不必要地干预经济的愚蠢做法。事实证明，这是经济上的一剂良药。

但经济影响方面的证据清楚地表明，“必要的政府干预”的定义需要作出改变。实际上，在新西兰，我们已经开始为保护全球环境而进行干预。第一步是执行1988年的《蒙特利尔议定书》。作为第二步，我将很快在我们的议会上提交超出《蒙特利尔议定书》的法案。到1994年，我们将减少氯氟烃的消费，使其仅达到1986年水平的5%，到2000年，我们将逐步全面停止其消费。第

三，为制定资源管理的国家政策，我已经授权全面重新审查我国与土地使用、用水、矿产、污染和有害物资有关的法律。在所有这些领域进行重大改革的法律也将在今年年底之前提交议会。在所有这些领域的决策过程中，新西兰政府将以“持续发展”作为指导原则。

但为了克服“温室效应”，还需要做很多事情，与这些事情相比，上述干预是微不足道的。我意识到，仍然存在许多与这一效应有关的未知事物，但情况表明，必须采取行动。

有效的行动需要人们采取措施，减少二氧化碳和其他工业耗散物。我们需要设法鼓励人们采取有关措施，例如重新植树造林，以吸收二氧化碳。我们还需要对能源使用问题作出考虑，这将对经济和我们整个经济的发展产生有益的附带影响。

但在寻找解决办法的同时，也会产生问题。能源效益和能源保护的巨大改进对经济和环境都有意义。但仅仅是这些还不够。联合国或许需要考虑，要想实现持续发展，是否可能在现有技术的限度内建立一种配给制，换句话说，人类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只有按照商定标准分配“污染权”，才能实现持续发展。新西兰会首先承认，这一提议是令人震惊的，考虑到它对发展中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理想的潜在影响，情况尤其如此。

新西兰知道，除非我们能够共同努力，以协调的方式同时消除贫困，否则，我们便不能解决全球环境问题。持续发展在其根本的意义上要求人们采取行动：减轻债务负担；实现多边贸易自由化；促进没有附带条件的发展援助的流动。我们大家都必须分担改善全球环境的责任，但必须做到公平。这就意味着，一些已经处在较高发展阶段的国家，将需要肩负大部分责任。

显然，我们面对着极为复杂的谈判任务。它涉及到在广泛的技术、科学和政治判断之间求得平衡，并把它们与国际经济、贸易和援助政策协调起来。这一任务需要人们采取积极谨慎和协调的态度。仅就其定义而言，他就已经超出了任何现有机构的职责范围。

我现在谈第二个主要问题——体制改革。我们注意到，最近已经提出了一系列建议来进行体制改革。这包括把安理会改革成一个具有有限职能、有限规模的特设机构。我们还注意到，现有的各个机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国际保护自然与自然资源联盟，及其它组织，必须得到必要的规模与支持，以便在我们讨论今后的体制改革的同时行使职能。

我们同意改革必须是循序渐进的。但现在我们的确需要一个联合国对环境问题的宣言，我们认为，我们需要具有一种明确而有说服力的观点。因为如果在1992年现存的体制不能有效行使职能的话，那联合国关于环境及发展问题的会议就将需要直接解决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我确信这个问题不会自行消失。人们必须面对这一现实。新西兰认为，传统的国际法以及发展缓慢需要由所有国家来批准的国际法律标准，已不适宜于处理今后非常复杂的环境问题了。

现在需要更有创新精神，在体制方面来一个概念上的飞跃。我们认为有必要在联合国体系内建立一个新的机构——也许这一机构应该被称为环境保护理事会。联合国已经有了安全理事会。我们还有经济与社会理事会和托管理事会。在《联合国宪章》中有两章是关于解决冲突和维护和平的。还有一章是有关非自治领土的规则与原则的。

我确信，如果《宪章》是今天拟订的，肯定会有许多国家支持在联合国各机构内建立一个有权就全球环境问题作出最后决定的机构。

我们认为，拥有这一地位的机构将得到必要的尊重和权威来争取实现它的目标。

达到这一目的的最有效的办法也许是在《联合国宪章》中写入新的一章，来处理有关环境问题。另外一种选择就是由联合国发表一项原则声明。但我们并不认为这样一个机构将代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它远远不能替代规划署。环境规

划署使重要的科学与技术知识汇集在一起。在制定和实施各种方案以分析全球问题并支持地区性各种活动方面，规划署已经显示出了它具有能力和技能。这是个关键性的职能。它不仅应该继续存在，它在发展科学、技术和政策措施方面的作用还应该得到加强。环境规划署需要成为新的结构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现存机构中缺少的是—种相同于立法机构的一个组织。我们设想新的环境保护理事会在联合国系统中会成为一个联系各种经济与环境措施的机构。它将行使在现存所有机构职责中都相互缺少的一种职能。它将拥有就全球环境保护的持续性政策方面制定协调性决定的职能。它将有权作出有约束力的决定。如果这些决定是有约束力的，那么这一理事会的成员国的数目就必须非常大——也许要包括联合国的所有成员国，但关键问题是，它必须拥有行动的权力——不仅仅是空谈。

现在应该采取新的大胆步骤来发展联合国的机构。我们必须表明联合国时刻准备迎接新的挑战，并自己进行改革来处理人类在下个世纪所面临的需求。

在1945年，人们拟写现今的《宪章》时坚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绝不应重演。我们今天面临的环境问题对人类来说也是具有巨大的摧毁力。让我们希望，我们已经吸取了过去的教训，人们能够成立有效的组织，而不是仅仅重复国际联盟的惨痛经历，因为国联虽然意图很好，但却缺少有效的组织机构。如果要等在生态环境灾难之后再采取行动，那将为时过晚。

在结束发言时，我愿引用我的前任比得·弗雷泽总理在1945年5月3日通过现今的《宪章》时说的一段话：

“国际联盟——人类历史上最高尚的构想之一——的失败是：每一个成员国在道义上的失败，其原因是国联组织机构中的基本弊端。它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其成员国未象其承诺的那样行使职能。它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公共道义水准的降低。它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权宜之计代替了道义准则。因此，应该强调指出，除非今后我们有坚定的道义信念来维护我们的承诺与准则，

否则，这一新的组织将会令我们大失所望：各国人民所付出的重大苦难与牺牲将付诸东流，在为安全与自由的斗争中献身的那些人将白白失去生命。”

这段话对我们大家都是一种庄严的提示，它表明这不仅仅是机构、公约和议定书的问题。说到底，它是象战争灾祸一样的污染灾祸。它将摧毁我们大家，除非我们愿意放权宜之计而坚守准则。我们这一充满疾病的地球需要一剂非常强烈的药剂。我们没有选择。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我们就会没有未来。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代表大会感谢新西兰总理所作的重要讲话。

新西兰总理杰弗里·帕尔梅先生在陪同下离开讲坛。

维吉拉特尼先生（斯里兰卡）（以僧迦罗语发言）：作为斯里兰卡外交部长，我这是第一次代表我的国家在联大讲话。我非常高兴向大会讲这些话。

（用英语继续讲话）

主席先生，我代表斯里兰卡政府和人民，就你当选为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四届主席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良好的祝愿。斯里兰卡与尼日利亚不仅是在双边领域，而且是在不结盟和英联邦内有着紧密的友好关系，进行紧密的合作。我还愿对你的前任，阿根廷外长丹特·卡普特先生主持四十三届会议所作出的努力表示欣赏。

我愿借此机会，向加巴大使并通过他向今天在此聚会的所有代表转达斯里兰卡总统普雷马达萨先生阁下和斯里兰卡人民的致意及良好祝愿。

我们生活在一个变革的时代，一个难以捉摸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充满前景与希望的时代。我们所有国家，不论是强国还是弱国，都必须对变革的挑战作出反应。作为单独的独立国家，我们必须在国内方面提供平等的机会，自由和为使我们的公民满足自己的愿望所必不可少的支持。作为一个全球大家庭，我们应当集体地对迅速演变的国际事态发展提出的挑战作出反应，相互之间发展我们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以使整个国际社会受益。

大会每年都使人们将注意力极大地集中在我们自己国家内每天出现的情况与更

广泛的全球性事态发展之间存在的关系。在此，每一位代表都给这一由各国组成的议会带来推动其人民的希望和期望，也带来威胁到其人民的安全与幸福的恐惧与失望。从这些发言中可清楚看出，我们大部分国家无法通过单独和各自的努力取得的目标必须通过在国际合作中而且共同的行动来实现。我们各国所拥有的选择往往受到存在于我们国家边境以外的种种因素的限制。这对政治和经济问题来说都是如此。

象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受到了目前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出现的巨大变化的影响。科学与技术正在使工业活动与生产的传统方式革命化。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正在进行大幅度的改革，使决策权下放，并鼓励经济自由。超越各国边境的一体化或全球化的进程正在从根本上改变金融市场和其它市场。世界经济中一些关键部门的一体化已导致经济权力分散和新的影响中心的出现。一股新的经济力量将于1992年发挥作用。作为政治紧张局势缓和的一个部分，过去曾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各种制度之间的合作已进一步加强了一体化的过程。1988年世界经济产量比所预期的更大。国际贸易和投资有力地增长了。

在发展中国家中，增长率超过5%的国家也有所增加，但对大部分本国经济受到这些倾向波及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他们依然处于不利、甚至是充满敌意的经济环境。增长率已停止不前或下降。发展中国家产品的价格波动，使这些国家深受其害。尽管我们的产品确实具有竞争力，但许多产品必须面对令人望而却步的配额、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和其它限制进入市场机会的制约等障碍，因此在总收入方面遭受损失。

人们可以谈论《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规定及在乌拉圭回合中为建立一个平等的全球贸易体制所作出的承诺。但是，最能说明问题的现实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所占的百分比已下降，从80年代初的25%降到去年的20%以下。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贸易是重要的生命线。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我参加了那次会议——上，10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强调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必须在对这些国家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部门得到充分反映，例如纺织业与成衣业，农产品，热带产品和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产品。

作出持续的努力，包括在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内作出持续努力，以便将商品价格稳定在足以有利可图的水平，这是必须做到的。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来说，合理的商品价格和公平的进入市场机会比提供援助更受欢迎。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是稳定和可预测的出口收入，以使它们能够用这些收入同贫穷与匮乏作斗争。

斯里兰卡已采取了创新性的方式，通过发掘我们人口中受到最恶劣影响的阶层中蕴藏着的生产能力和丰富的创造性来消除贫穷。我们人口中这些阶层长期以来一直被看作处于依附地位。被命名为贾纳萨维亚的运动已开始，鼓励约100万穷苦家庭参加全国的生产努力，这甚至有可能最终使他们进入出口部门。

无法消除贫穷的主要社会因素之一是无家可归。窝棚、贫民窟和其它不堪人类居住的场所：这是目前发展中国家中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的命运。正是由于他深刻的认识到对住房进行投资就意味着消除贫穷，我国总统普雷马达萨先生阁下，即当时我国的总理在大会第三十五届常会上建议为推动向世界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住所的事业而指定一国际年。国际社会对他的呼吁作出了反应，1987年成为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住所国际年。

作为我们自己对消除斯里兰卡存在的贫穷这一挑战作出的反应的一个部分，我们已朝着自己的住房计划迈出了许多步子。一个建造十万所房屋的方案已经完成。在那之后执行了建造100万房屋的方案。现在，我们正在起草并实施另外建造150万房屋的方案。我们将继续根据这些方案建造房屋。我们将不断地提高我们的目标。作为建议采取国际行动以结束无家可归这一灾祸的国家，我们致力于在2000年之前实现联合国的到2000年为所有人提供住所的目标。

斯里兰卡正在考虑的另一个倡议就是开发海洋资源。尽管《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作出了很好的承诺，但由于认识不足，同时本国在海洋方面缺乏能力，许多发展中国家依然无法发掘海洋的充分潜力。我国代表团希望在本届常会上发出一倡议，目标是推动在全球范围内作出努力，以便从海洋开发中获得好处。斯里兰卡期望着其它会员国提出建议和予以支持。

在不利的经济环境下，在政治和社会上有责任为人民提供生活保障的发展中国家越来越深地陷入债务陷阱，无法自拔。 发展中国家的外债目前已超过13 200亿美元。 债务和偿债率的这种天文数字使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枯竭。 这一局势已经恶化到发展中世界向发达国家的净资源流动超过了经常吹嘘的援助额。 从进口基本的发展中国家的总额来看，1989年将是这种连年反向流动的第7个年头。

斯里兰卡虽然处境比较好一些，但是日益上升的偿债率仍然高达28.7%。 它抵销了在增进出口收入方面取得的进展。 它限制了投资的财源、使得基础设施的维护和发展无法进行，而且阻碍了经济的长远改善。

发展中国家还同主要的多边金融机构进行谈判，为议定的补救性或面向发展的经济规划争取援助和支持。 这种支持无疑起到缓解作用，但往往要付出沉重的政治和社会代价。 受援国必须事先同意忠实地执行某些政策方针才能够得到援助和支持。 这套办法并不陌生：改造经济的各部门；接受现实的汇率——这实际意味着贬值；放宽进口规章；收紧预算，强行削减或消除对穷人起扶助作用的消费补贴及其他福利；国营部门合理化或者私有化。 严格的条件是多边机构援助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 服从这些条件往往给予人民造成无法承受的经济和社会负担，因而可能造成政治骚动、动乱甚至暴力。 而不服从这些条件这可能意味着有关机构中断甚至停止援助。 它还可能影响一个国家的“适于援助”的形象，给这个国家同捐助国之间的双边关系造成后果。 在这方面，政治现实与经济需要之间的联系同样变的十分突出。 多边机构如果能够更多地考虑主要由人民来承担援助条件所造成的政治和社会后果，那么他们就是做了一件大好事。

斯里兰卡的人口预计在1990年将达到1700万，而在41年前取得独立的时候人口为700万。 婴儿死亡率从独立以前的140‰迅速下降到1980—1985年期间的39‰，平均寿命从独立前的42岁上升到现在的70岁，这显示了独立的斯里兰卡所取得的进步。 由联合国儿童基金支持的斯里兰卡儿童免疫

规划实现其指标的时间将大大提前于所规定的1990年12月。人民享有一个先进的福利制度，其中包括免费教育、免费医疗服务以及有补贴的基本食品和交通。部分的由于我刚才谈到的外部环境，一些福利不得不削减，而且由于人民的期望越来越高以及一系列其他的政治和社会因素，因而在人们中间，特别是占斯里兰卡人口44%的政治表达能力很强的年青人中间造成了失望和动乱。这种失望燃起了强烈的极端观点。这些观点转而造成了我们社会中可悲的暴力。现在正在进行所有有关各方都被邀请参加的政治对话，以便调解关于我们当前问题的分歧，使这个岛上早日恢复正常。应把这一情况同1980年代初在斯里兰卡发生的轰动世界的事件区别开。

由于同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这个岛上的北方地区出现了危险的局势。少数民族泰米尔族中出现了暴力军事集团，他们不惜使用恐怖主义和暴力来实现他们的目的。时至1987年，为了处理这个问题的国外因素，斯里兰卡在1987年7月签署了《印度-斯里兰卡条约》。在刚刚签署条约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稳定，武装集团同意停止暴力，并开始为解决他们的问题进行和平谈判。然而这个时期并不长久。虽然有按照条约派遣到斯里兰卡的维持和平部队的存在，仍然又出现了一个愚昧的暴力和暴行的时期，使平民横遭劫难。

斯里兰卡总统呼吁所有武装集团顺应和平的民主进程这一主流。泰米尔猛虎解放组织作出积极的反应，斯里兰卡政府目前正在同其代表进行谈判。

斯里兰卡政府感兴趣地研究了马耳代夫共和国政府的倡议，即在联合国内设立某种机制，在小国的安全受到威胁时支持他们的独立。对于小国的威胁可能是外部；但威胁更经常以卷入或干预小国内部事务的形式出现。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多数国家面临着民族统一和团结的问题。维护社会的一致与和睦是我们的另一个挑战。我们必须通过我们自身国民生活的演变来正式解决这些问题。外部插手有火上加油的危险。可以说，近年来在斯里兰卡北部和东部暴力和对生命威胁的加剧是由于持不同政见集团得到了外来的支持。使他们的运动军事化。它

把国内性质的冲突变成国际性的冲突。它使这一地区人民的苦难又加深了一层。

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审议了一切形式的国际恐怖主义问题。首脑会议的国家元首们指出，恐怖主义危及各国的领土完整与安全。他们呼吁所有各国履行其国际法义务：避免在其他国家组织、挑唆、援助或参与恐怖主义活动，或默许在本国领土内进行那些鼓励此种行为的活动的义务。在国际恐怖主义、贩毒和非法军火贸易之间存在一种邪恶的联系。毒品这一瘟疫已经危及哥伦比亚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我们欢呼哥伦比亚总统同这一祸害进行的斗争。国际社会必须不断地向邪恶的、三位一体的恐怖主义、贩毒和非法军火贸易发起进攻。贝尔格莱德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在原则上支持召开一次联合国大会，会议除其他外确定恐怖主义的定义，将它区别于人民为民族解放而进行的合法斗争，这种斗争在巴勒斯坦和南非正坚决进行着。

随着中东地区暴力和不安全的继续，对于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有关中东问题的国际会议的支持相当普遍。巴勒斯坦问题仍然是中东持续动乱的中心问题。如果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得不到恢复，以色列不从被占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上撤离，全面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只有在那时才能确保达成协议，使这一地区的所有国家都能在国际上承认的安全疆界内得到安定。

在南部非洲，可憎的种族隔离制度对南非的大多数黑人实行恶毒的暴力行为和镇压。种族主义政权继续在破坏着独立的非洲邻国的稳定。种族主义制度是无法改良的。国际社会只有通过果断的措施，包括实行强制性制裁，才能摧毁种族隔离的罪恶堡垒。

在纳米比亚，我们曾遇到一些障碍。现在我们已经能够欢迎今年开始实施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的步骤。斯里兰卡热切地期待着在不久的将来看到独立的纳米比亚成为本组织的正式成员国。

在更为靠近我国的东南亚，我们欢迎外国军队从阿富汗撤离。但是我们关切地注意到，这个国家还没有完全恢复和平。所有阿富汗人民自由行使自主权利以及阿富汗难民安全体面地返回家园是全面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所必不可少的。

在东南亚，我们认为只有在外国撤军和柬埔寨人民不受外来压力的情况下自由行使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的基础上，冲突和紧张局势才会有所缓解。

外国占领军继续在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存在阻碍了这一问题全面、持久的解决。斯里兰卡坚决支持塞浦路斯的独立、领土主权和不结盟地位。我们支持联合国秘书长继续进行斡旋的使命并吁请所有有关各方以建设性的精神与秘书长进行合作。

我简单地谈了几年来一直留在大会议程上的几个问题。虽然这些问题的解决还有许多障碍，但也可以看到许多希望和前景。

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说，美苏之间新的合作关系减轻了特别是在欧洲的紧张局势。我们不结盟国家有机会在南斯拉夫的首脑会议上评估了这些事态发展。在裁军领域内，进程的前景不再是仅仅的幻想了。中导条约是已经开始的长征的一个重要步骤。核大战的威胁还没有被消除，我们十分关切的注视着美苏之间就削减其战略进攻性核武库所进行的谈判。重要的是，这一进程应加以扩大，已包括其他核国家并最终导致全面消除这些毁灭性武器。同时，一项立即全面禁止核试验的条约仍然是裁军领域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斯里兰卡与其他四十多个国家一起已采取行动召开一次修改条约会议，已使1963年的部分军事条约变为一项全面军事条约，这也将审查会议即将召开之时有助于加强核不扩散制度的信誉。

作为裁军谈判会议的一个成员，斯里兰卡坚决认为这个唯一的多边谈判论坛不应拖延开始就所有有关核裁军和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问题进行实质性谈判。我们敦促裁军谈判会议达成一项有关禁止研制、生产、储存及使用并销毁化学武器的全面的全球性公约。斯里兰卡欢迎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提出的在10年内销

毁所有化学武器的倡议。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也同样表示愿意消除这些野蛮的武器。这对整个人类是一个很好的预兆。

最后我想简单地谈一下印度洋和平区宣言。大会以一项协商一致的决定呼吁1990年在斯里兰卡的科伦坡召开一次印度洋会议，以达到沿岸国和内陆国在1979年的会议上曾审议过并写入宣言的目标。参加贝尔格莱德第9次首脑会议的不结盟国家的首脑向安理会的成员国和使用印度洋的主要大国发出呼吁，请他们充分、积极的参加会议，因为他们的合作对会议的成功是必要的。我们敦促所有有关国家完成筹备工作，以确保会议能在1990年召开。

四十四届大会的议程项目内容广泛而且多种多样，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人道主义方面的问题。然而这些问题大多都有一种内在的联系，无法将其断然分开加以考虑。我们辩论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是，我们需要以一种超越国家疆界的、协调的和全球性的态度来对待许多我们关切的事项。例如，世界上的儿童是世界的希望和未来。有关儿童的世界首脑会议的想法受到了许多世界领导人，包括我国总统的赞同，需要全球性的承诺和普遍的支持。单个国家采取单方面行动的可能性和可选择性越来越多的受到了限制。这一切都强调了人类的相互依存。

因此，我们不论疆土大小和国力如何，都必定要分享一个全球及其资源。这就要求处理各国之间的事务应至少确保我们的生存，更不用说我们的发展和进步了。不公正地运用政治，军事或经济力量，不顾一切地追求国家利益，是短视的，它抹杀了我们共同的目标。因此，相互依存应促进我们根据本组织所依据的各国主权一律平等的原则进行合作。

邦戈先生（加蓬）（以法语发言）：联合国大会的各届会议为我们这样的政府官员提供了一个庄严的机会，既能表示我们各自国家对世界状况的观点，又能看看世界未来的前景。我本人对第一次代表我国加蓬向大会发言深感荣幸。

我首先谨很高兴地代表加蓬总统哈吉·奥马尔·邦戈阁下和我本人向尼日利亚

常驻联合国代表、约瑟夫·加尔巴主席转达加蓬人民对他荣获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主席职务的最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这里所表明信任表示他在我们中间所获得的尊重，也是对他作为一个精通国际事务的杰出品质以及他对他主持的反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承诺的赞扬。主席可以放心，加蓬代表团在本机构中将遵循其对我们工作的成功作出真诚贡献的坚定决心。

我国代表团深信，在约瑟夫·加尔巴主席的领导下，大会的审议将以《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的精神、为了建立公正和平等的世界而进行。

我们也谨祝贺与主席一道工作保证我们审议取得成功的主席团成员。

我们很高兴借此机会感谢加尔巴先生的前任、阿根廷的丹特·卡普托先生以及他的主席团在第四十三届会议期间所作的宝贵的工作。

我国谨向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在执行其艰巨任务时所表现的自我牺牲、才智和完全的献身精神表示当之无愧的敬意。作为一个例子，我谨指出他最近到南部非洲访问以及参加非洲统一组织第二十五届最高级会议和不结盟运动第九届最高级会议。

联合国以其从创立以来所经历的种种考验、磨难和动乱中所获得的经验比以往更加认识到其在人类命运中的地位和责任。我们每个人必须认识到所有成员参加在本机构中所作的世界决定的必要性；因为联合国无疑仍然是在达到共同目的时协调各国行动的中心。

1987年12月8日签署的关于消除中程核导弹的美苏协定；今年9月的贝尔格莱德最高级会议得出的结论以及不结盟国家当时重申的努力建设一个更美好世界决心；最近的美苏消除化学武器建议；联合国在这些领域中的坚持不懈的活动——所有这些都产生了真正有利于和平解决区域冲突的缓和和信任的气氛。

阿富汗的情况也是如此，加蓬希望，在日内瓦协定签署以及外国军队撤出之后，国际和国内的协商一致意见可能出现，使阿富汗人民能够表达其合法愿望并在没有

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把资源投入国家的重建。

至于柬埔寨，我们很高兴并感兴趣地注意到东南亚国家联盟国家在雅加达会议期间所起的作用，和法国的第一个和平倡议，该倡议导致三个所谓的监督、保障和难民委员会以及一个特设委员会的建立。秘书长在柬埔寨调查团以及国际监督机构的建立不仅是一个有效的工具，而且首先是该国恢复和平的一个先决条件。

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我国一直为在考虑到整个朝鲜人民的愿望的真正的联合努力的范围内实现和平统一而努力，这是该国在联合国中得到真正代表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

伊朗——伊拉克冲突各方利用全面的缓和气氛已经商定在安全理事会第598(1987)号决议的基础上在日内瓦进行谈判。我们只能对此表示欢迎，共同规劝双方保证尽全部力量协助秘书长充分贯彻上述决议。这就是它们如何能够表示真正愿意实现和平的方法。

至于中东危机，我国一向认为，该危机的解决要求以色列完全和无条件地从阿拉伯被占领土撤出，在法律上承认巴解组织为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的代表，以及巴勒斯坦人民自由行使自决权和获得在国际承认的边界内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然后，加蓬完全赞同在联合国赞助下召开由所有有关各方、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的设想。

我在此赞扬巴勒斯坦与我国之间的极好的关系，这表现在巴勒斯坦从1986年开始在利伯维尔有外交代表。

我们谈论中东局势时不得不提到黎巴嫩的痛苦问题，因为除了其人民超过15年以来的苦难之外，我们今天应当关心的是黎巴嫩的生存。

因此，加蓬欢迎阿拉伯联盟黎巴嫩三方委员会恢复工作，这应当成为全面的基础广泛的外交行动的一部分，并支持其寻找解决这一真正人类悲剧的持久方法所作的努力。

至于中美洲局势，加蓬欢呼《埃斯基普拉斯第二号协定》和《特拉协定》的签署，为该区域恢复和平铺平了道路。我国也欢迎安全理事会对这些协定的坚定支持，这将促进计划规定的目标的实现。

我在结束我这部分发言之前必须提到我们亲爱的非洲大陆所经历的冲突。

在乍得——利比亚边界争端上，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们在非洲统一组织第二十五届最高级会议上延长了我国自1977年以来担任主席的特设委员会的任期。

我很高兴在这方面强调，最近在阿尔及尔缔结的关于解决乍得——利比亚边界争端的协定框架是特设委员会及其主席的各项倡议的合理成果。在非洲统一组织第二十四届最高级会议上，哈吉·奥马尔·邦戈阁下建议，作为和平必要的先决条件，优先重视在两国间建立信任气氛以及谈判的能动作用，让双方坐到一起，这将是非洲重要的。

包括加蓬总统在内的非洲分区国家元首们还处理了安哥拉问题，他们重申支持《巴多利特宣言》所制定的安哥拉和平和解计划。

在国际方面，加蓬对提供军事观察员和国际官员的国家表示满意，并对联合国对安哥拉核查任务提供技术援助表示满意。

关于纳米比亚，我国欢迎执行联合国关于该领土独立的计划。此外，我们对秘书长在安全理事会第629(1989)号和第632(1989)号决议范围内所作的努力表示充分赞赏，并敦促南非当局在执行上述决议方面与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进行合作。

最后，我们感谢安全理事会最近在第640(1989)号决议中表现出来的警惕性，在该决议中，安全理事会要求有关各方，尤其是南非，遵守第435(1978)号决议的条款。

早就应该实现的纳米比亚获得国际主权的进程今天已变得不可逆转。 恫吓平

民和攻击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人的绝望挣扎行动——一小撮思想落后、历史观具有时代错误的人制造的一切阴谋——不可能阻止，也不可能拖延它的执行。

纳米比亚局势不是南部非洲紧张局势的唯一根源。已变成危害人类罪的种族隔离也是紧张局势的一个重要根源。因此，考虑到目前政治势态发展——南非内部改革势力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外部压力的结果，加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要求结束紧急状态法，释放所有政治犯，尤其包括纳尔逊·曼德拉。此外，我们要求那些仍然支持该政权的人面对事实，协助彻底根除这一可耻的制度。

在谈到非洲政治局势时，我必须提到马约特科摩里亚岛这一紧要的问题。加蓬重申声援兄弟的科摩罗人民，并再次表示决心继续作出努力，使马约特科摩里亚岛回到祖国怀抱。

现在我要谈谈各国到这里来讨论的国际经济问题。除了其他问题之外，我要提一下国际货币基金临时委员会，该委员会1989年3月31日在华盛顿召开会议，会议由加蓬主持，我还要提一下最近在巴黎举行的七个工业国家首脑会议。

如果我们看到与前几年相比1988年和1989年有所改善，那么我们必然会注意到发展中国家并没有真正从中获得好处。从我们这些国家向工业世界和国际金融机构负净值转移的趋势，贸易条件的恶化，国际利率的提高以及我们这些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减少，都最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关于棘手的债务问题，1988年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所有发展中国家债务总额已惊人地达到12,450亿美元，其中仅非洲国家的债务额就达2,300亿美元。众所周知，目前偿还债务的费用在出口和预算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破坏了调整努力，并严重阻碍着我们这些国家的发展前景。尽管债权国一致同意重新安排偿还债务的期限，但我们这些国家还是无法全面改善财政收支状况。

在国际金融机构协助下，非洲国家为了解决严重的负债问题，甚至制订了结构调整计划。自从1986年以来，加蓬政府制订了以下列两方面为目的的调整计

划，一方面是纠正内部和外部中期失调现象，另一方面是为了减少石油价格波动对我国造成的影响。

我们必须承认，这些努力还没有取得所期望的成果。因此，考虑到产生这些不正常现象的原因，非洲国家提倡在非洲统一组织的范围内采取集体步骤，使结构调整计划适合有关国家的具体特点。这一办法符合《非洲社会和经济复苏以及改造结构调整计划选择范围》（简称非洲结构调整计划选择范围）中提出的指导方针，该文件是由非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在今年7月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第五十届会议上提出的，后来获得非洲统一组织的通过。加蓬要求大会也通过《非洲结构调整计划选择范围》，并希望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24国集团也能这样做。

此外，我国还十分感兴趣地注意到，美洲倡议——所谓的《布雷迪计划》——以及密特朗总统在达卡宣布取消35个非洲国家公债的意图。虽然加蓬和其他中等收入国家并没有从最近这一措施中得到好处，但我们希望这些主动行动将带来更多的资源，而且我们确实对这些主动行动感到满意。无论如何，这些主动行动表明南北之间出现了团结。加蓬希望能够通过减少贸易债务额以及偿还债务成本的条款。本着这一精神，我国敦促债权国采取公正立场，在对待债务问题上建立更大的公平。

我要借此机会赞扬加拿大政府最近在取消非洲中等收入国家债务方面所采取的主动行动。总的说来，只要原材料价格水平不符合制成品价格动向以及国际市场呆滞情况，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就不可能有实际增长。

应当强调我们一致赞成的国际缓和，一致同意为我国作出的发展努力是为了在一个健全的环境中改善人类生活。

关于环境，现代世界的祸害——例如空气中的工业污染、全球气温上升趋势、温室效应、臭氧层的减少以及各种废料的倾倒和储存，就举这几个例子——要求全世界给予注意。

面对看来好象是阻碍进步的障碍，我国已采取了减轻我国人民所受影响的措施。我正在考虑在环境和自然保护部建立一个全国反污染中心，确定一项关于我国废料回收处理政策，并制订通过在一些地区重新植林，改善和保护生活资源的计划。正是本着这一精神，在国际方面，我国欢迎世界银行最近作出的把环境保护设想列入它资助的发展项目之中。我们还支持在1992年召开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据说这种发展将能够在不削弱人类后代满足本身需要的能力的情况下，满足目前的需要。

除了环境恶化引起的担忧之外，象毒品问题这样的祸害也同样严重地破坏着我们的社会。尽管到目前为止只限于一些地区，这一灾祸的阴影一直在世界其他地方徘徊。这种情况导致我国于1989年6月首次召开关于毒品问题的全国讨论会，即将通过的建议包括建立一个与毒品进行斗争的部级间委员会，在利伯维尔发展为区域所使用的毒物实验室，并按照刑事法和公共卫生法的要求，制订关于利用和贩卖麻醉药品的法律。

我们希望，那些同美国政府所宣布的、同秘书长计划中的意见相同的建议能有助于消除我们时代的这种祸害。

当今世界的各种疾病中，爱兹病最令人头痛。它病情发展极快，后果极为严重。

象我们这些医疗基础设施仍有待改进的国家对爱兹病这一威胁特别担心，它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着世界各地研究者寻找治疗方法的努力。加蓬由于在弗朗斯维尔国际中心拥有高级医疗研究设施，最近组织了一次爱兹病专题讨论会。我们下决心通过这一机制继续为医治这一可怕的疾病而进行的斗争作出我们的贡献，希望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同样设施加强多种交流。

象我们这样同国际金融机构一起承诺完成结构调整方案的发展中国家，不能忽视这些方案对我们社会上最贫困阶层的影响，特别是发生社会动乱的风险，这种动乱必然威胁到国际和平与缓和。

因此，在巴马克倡议之后，世界儿童基金会提出“带有人情的调整”的建议是我们所欢迎的，这也是我们这些国家能够希望开始发展的唯一途径。

虽然，近年来为争取国际缓和所作的努力值得赞扬，但似乎仍然有必要提请大会注意，国际缓和的逐步建立还没有在国际关系中带来重要的变化。

我们的时代要求不能把缓和看作是没有行动，或是超级大国喘息的空间。相反，缓和根本的因素应当促进世界和平的事业。

我们共同的命运要求我们为此目标共同努力，以实现联合国组织主要目标之一——“欲免后世再遭战祸”。

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坚决行动，以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联合国组织任务如此繁重，只有这一前景才能实现和平的理想，而和平的理想是加蓬一切政策的基础。

在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实现和平、正义与和睦：这就是我国希望通过我在这一崇高的讲台上向本届大会提出的信息。

努米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十分高兴地代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最热烈地祝贺你当选为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主席。你的当选反映了国际社会高度赞赏贵国尼日利亚在非洲及其他国际事务中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这也象征着对你外交经验的尊重。

我高兴地向你的前任、阿根廷前外长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他作为上届大会主席所作的工作。

我也借此机会重申我国政府对秘书长的信任，感谢他为解决国际问题与冲突所作的努力。

9月1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50周年。这场战争摧毁了许多国家的结构与资源，造成数以百万计的人的伤亡。

起草《联合国宪章》的缔造者们正是在这场战争的推动下建立了联合国组织机构和一套国际行为准则，这套准则如能得到遵守与尊重，就能防止武装冲突和战争

的爆发。事实上，《联合国宪章》禁止使用战争手段和武力，自卫的情况例外。联合国的缔造者们设想建立一个以和平与安全为基层的国际新秩序，实现普遍平等与正义的目标。

联合国时代的特点就是没有重大战争，因此人类才免遭全球毁灭的祸害。然而，这并没有防止在第三世界爆发许多有限战争与冲突。我们要记住，所谓的区域冲突事实上确实造成国际影响。因此，只有在一种积极的国际气氛条件下才能实现限制这些冲突的目标。正因为如此，现在两个超级大国重新和好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欢迎，因为这对区域争端与冲突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我们诚挚地希望不要由于某种情况的压力，而把任何区域冲突排斥在这一进程之外。

在这方面，我们对美国和苏联最近达成的协议当然表示欢迎。我们坚信，这些协议将加强缓和进程并将增进我们对人类可能会免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威胁的信心。

国际准则与基本概念，特别是自决权不应因这些发展和有助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相互理解的新的国际气氛而受到损害。对缓和的热情不应使我们忽略那些至今仍在为争取民族政治和经济独立而斗争的人民的权利。还有些人民——例如在南非——正在同种族歧视进行斗争，另外也有些人民——例如在巴勒斯坦——至今仍然是外国军事占领的牺牲品。如果国际和平与谅解是以其他民族的利益为代价来促进某些方面的利益的话，那么它们是不可能持久的；否则我们就将会为后代人播下造成紧张局势的种子。

如果历史是指南的话，我们就能够怀着希望展望未来，目前的缓和政策将会最终导致持久的谅解。实现这一目标就会改变人们目前的态度和价值观念，人们就会竞相争取进步、稳定和繁荣；经济和社会发展就会成为人们普遍的权利和四海之内天经地义的事实。我们还希望，这种谅解将使我们能够应付新的具有危险性的问题，例如污染和滥用麻醉品的问题，这些问题对所有的国家，包括大国和小国以及所有的个人，包括穷人和富人造成了威胁。

我们每年都在这里开会讨论我们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和关注的问题。我们优先考虑的事项可能会不同，这方面仍取决于我们的地理位置、经济利益以及政治和宗教信仰。尽管存在着这些差异，我们全都可望建立一个没有威胁、破坏和不公正的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我们能够相互理解彼此的希望也能够感受彼此的痛苦。在这样一种环境中，我们愿意同各位代表分担我们所属的这一地区的各种令人感到关注的问题。

我们的地区面临着一些老问题，例如象巴勒斯坦问题和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使中东成为一个永久紧张的地区。我们这一地区还面临一些新的问题，诸如两伊战争及其所造成的后果等问题。自从两伊之间开始停火以来，一年多的时间已经过去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是率先欢迎这一重要发展的国家之一。我们认为停火是朝着解决两国之间的所有突出问题，也是朝着寻找一项能够体现两国合法权利的公正和平解决办法的方向所迈出的第一步。

谈判中所出现的僵局——换言之即不战不和的局势——是不符合两国之中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利益的。我们在恢复和平的进程中都有重要的切身的利益。因此，我们希望新一轮的直接谈判将能够很快开始。我们赞赏秘书长在这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和进行的努力，但是敦促双方克服现有的障碍以便朝着预想的目标推进和平进程又是我们所有的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巴勒斯坦的问题或许是在当代政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几场战争和无数的政治努力及倡议都没有取得最终的解决，并且也没有恢复世界这一地区的和平。

在回顾这一问题的发展进程的时候，我们震惊地注意到在为解决这一问题所付出的努力中，耗费了大量的资源和能力，但是这一个问题实际上是简单的可以让人一目了然的。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就是试图剥夺巴勒斯坦人民的土地并践踏这个民族的命运。以色列日复一日找出各种新的口实和借口，其目的就是要阻止巴勒斯坦人民行使自决权并且使这一地区无法实现和平和稳定。

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代表的巴勒斯坦人民以高度的责任心对新的国际气氛做出了建设性的反应，这一点可以从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1988年11月在阿尔及尔举行的会议上所提出的和平倡议中得到证明。以色列始终做着大以色列国的美梦，并不断奉行种族主义的纳粹主义理论，它始终在那里用一种片面的逻辑不断传播渗透它的变态心理和它的思想。这一点可以从以色列总理所提出的有关西岸和加沙地区的选举计划中可以看出，这项计划包括以下几个条件：这一选举不应导致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谈判；不应导致以色列占领军从被占领领土上的撤退或不能导致巴勒斯坦人行使自决权。

以色列总理还坚持主张，选举应当在以色列占领军的军事监督下举行。人们不禁要问：这些选举是为谁举行的，这种选举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唯一符合逻辑的答案只能是：以色列政府的建议只是一种宣传政策，而不是别的什么。一方面，它想借助于选举改善以色列在民主西方社会中的形象；另一方面，它要以此来减轻起义所造成的压力以及国际压力。

在整个漫长的斗争历史中，巴勒斯坦人民为了促进和平的努力已经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如果有人认为，在目前局势发展的基础上，巴勒斯坦人民会因一项不公正的政治解决办法而放弃他们的土地或民族命运，那将是大错特错了。

各种事件已经清楚地表明，巴勒斯坦人民决心通过其光荣的起义继续抵抗并捍卫他们的领土，到本届大会结束的时候，这场起义就已经进行两年了。尽管以色列军队继续野蛮镇压和它所犯下的种种不人道的行径，尽管事实上无辜的儿童和青年男女每天都在他们自己国家的土地上遭到屠杀，但巴勒斯坦人将继续他们的斗争。

我们认为，除非考虑巴勒斯坦人民行使民主自决的权利并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它自己的独立的国家，否则任何解决计划都将被证明是不可行的。我们还认为，这一问题的性质以及围绕这一问题性质的各种情况使这一问题不可能在国际社会范围之外得到解决，因为这一问题最初正是在这一范围内发生的；因此需要召开一

次国际和平会议，所有各方，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安全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都应参加这次会议。所有不遵循这一方法却又想实现这一目标的努力注定是要失败的。

另一个在我们地区持续存在的问题就是黎巴嫩的危机局势。对于阿拉伯三方高级委员会所取得的成果和黎巴嫩各方表示接受该委员会的行动计划，我们表示欢迎。我们仍然认为，最后解决黎巴嫩内战，说到底只能通过黎巴嫩人自己之间的谅解或对话，这种对话要建立在兄弟情义、宽容和解决所有突出问题的诚意的基础上，同时也要在没有外国份子对这一国内事务干预的情况下进行。

我们呼吁对黎巴嫩有影响的所有大国停止给黎巴嫩问题增加困难并停止干涉黎巴嫩内政。我们也呼吁国际社会帮助处于关键时期的黎巴嫩通过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25（1978）号决议重新获得充分独立并恢复对其领土的充分主权，上述安理会决议要求以色列从南黎巴嫩撤出其军队并停止干涉黎巴嫩内部事务。

我们期待着有一天纳米比亚在进行了几十年反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占领的痛苦斗争之后能作为一个自由的独立国家加入我们当中并得以起到其作为联合国成员的作用，同时我们却日益关注南非黑人多数的未来。过去的经历表明南非种族主义少数人政权还未愿意放弃种族隔离及对黑人多数进行压迫的政策。我们希望对少数人政权的国际压力不会减弱。所有努力必须集中于消除种族主义，因为它已无可辩驳的表明不可能对它进行改革，与它打交道只能加强其凶恶的思想意识。

阿富汗、塞浦路斯和柬埔寨形势仍然要求进一步采取努力以找到反映上述国家人民愿望以及《宪章》原则的最后解决办法。虽然为解决上述问题所做的努力导致了相对好转，然而上述问题仍然代表了紧张地区。

我们欢迎中美洲各国总统为结束中美洲地区持续十年的动荡和冲突所作的努力。秘书长参加上述努力将是取得成功的保证。

在裁军方面，过去两年里已采取了重要步骤，特别是两个主要军事联盟之间缔结的协定。上述协定产生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缓和。当然我们前面的道路还很长。数量上的削减必须伴之于质量上的削减。军事试验和研究必须停止因为它们浪费大量资金。我们赞成把因为裁军而节省的资金转用于发展方案，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方案。

在政治领域虽然取得重大进展，但是国际经济合作领域的事态发展却使得人们悲观。1979年股票市场暴跌以后世界经济条件有了好转，贸易和总产量增加；这出乎人们意料。然而世界经济扩展是不对称的。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取得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的同时，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的经济恶化，增长率下降。因此富国和穷国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继续加大。

在我们进入下一个十年时国际社会面临的最为棘手的问题就是解决最不发达国家的债务问题。发展中国家面临沉重负债义务，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仅支付给债权国家的利息便大大超过了发展中国家所接收援助的总价值。1988年发展中国家仅仅支付的利息就比所接受的援助超出500亿美元。这一情况进一步破坏了发展中国家为寻求经济增长率政策所作的努力。债务和利息在简单的数字方面就强调了削减债务的必要性，在此我们欢迎“布雷迪计划”这一积极的事态发展。然而债务问题的解决办法取决于负债国、债权国、商业银行、国家政府和国际机构的合作程度以及共同努力。

国际金融体系的不稳定状况也应该引起决策者的关注。主要工业化国家持续存在的贸易逆差及其不协调的调整政策给国际金融体系带来了巨大负担。美利坚合众国市场暴跌的后果在整个世界金融市场的反响证明了这一事实。

汇率和利率继续存在的多变性削弱了投资者的信心，因此导致世界经济恶化。

我们认为现存的国际体系不足以应付上述负担，因此必须继续努力在公正、平等

与互利的基础上改革国际经济关系。为达到这一目标，即将于1990年春季召开的国际经济合作特别联大为会员国回顾南北对话并寻求就今后几年指导其合作的原则达成一致意见提供了良好机会。这一将为1990年通过国际发展战略打下基础。该战略将奠定就各国致力于对付困扰我们星球的贫困、发展和环境问题达成现实的、真正的一致意见的基础。

一般性辩论几天以后将结束。各国已作了许多发言，接着还有更多的发言。大多数发言都表达了对未来的信心反映了一些国家的希望和另一些国家的痛苦。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应当保持国际合作的成就。确实我们压倒一切的目标应当是维护使我们聚集在一起的联合国。到明年我们再开会的时候我们应当发现痛苦已变成希望，希望已变成现实；这一点也很重要。这首先需要有信任，对我们作为个人的能力的信任以及作为国家的相互信任。

宏大的计划总是始于微小的步骤。让我们在通向博爱、合作、安全和繁荣压倒一切的世界的大道上共同前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愿意行使答辩权的代表发言。

我想提请各会员国注意，根据大会第34/401号决定，行使答辩权所作的发言第一次限于十分钟，第二次限于五分钟，代表团应在其席位上发言。

我请南斯拉夫代表发言。

佩伊奇先生（南斯拉夫）（以英语发言）：阿尔巴尼亚外交部长在他今天上午所作的发言中制造了一些虚假甚至荒谬的罪名来攻击南斯拉夫。虽然那些罪名本身并不值得一驳，我们仍想对他的发言作出回答，因为他的发言清楚表明阿尔巴尼亚对待我国和世界的实际政策并未改变。

这是一种粗暴干涉南斯拉夫内政的政策，是煽动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族公民搞分裂并对其灌输建立大阿尔巴尼亚的民族主义野心的政策。该政策矛头显然指向南斯拉夫的领土完整和主权。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进程中，表现出抱有建立大阿尔巴尼亚的沙文主义愿望的荒唐梦想，这种梦想完全违背所有国

际法准则和欧洲目前的积极趋势，是分裂主义集团活动的根源，这些集团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省科索沃最近出现的民族主义暴力示威与动乱的幕后操纵者。受阿尔巴尼亚的鼓动，各种所谓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小组纷纷成立，以实现这一目标。

这些是干扰我们与阿尔巴尼亚以及巴尔干各国之间关系的真正问题。人们不禁要问：一个以大规模侵犯人权并野蛮镇压那些具有不同想法的人而闻名的国家——它多年来还拒绝加入适当的国际法律文件并接受人权委员会和该领域中其他国际论坛的合作——的代表，有什么道德权利就人权发表演讲？

当世界正加强民主进程并共同努力建立自由世界的时候，阿尔巴尼亚却继续宣扬和赞美斯大林主义，自称是世界上唯一的无神论主义国家而沾沾自喜，它关闭了所有教堂和清真寺，禁止了宗教权利和自由，并以官方法令取消了上帝。

阿尔巴尼亚继续否认世界上的现实情况。这一点还清楚地反映在它今天在大会所作的发言中，这一发言与对国际事态发展的普遍积极评价格格不入。因此，人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个无法实际地看待国际事务中的趋势的国家，更无法以建设性和客观的方式评价自己地区的事态发展以及合作与睦邻友好关系的必要性。

我认为，阿尔巴尼亚如果保证了其公民至少享受南斯拉夫的阿尔巴尼亚人与其他南斯拉夫人民一道享受的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一小部分的话，就会更好地促进其人民的事业和树立其国际信誉。下面的事实能够表明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人的真正地位：他们按比例在各省及机构中享有代表权，并在平等的基础上在塞尔维亚共和国和南斯拉夫联邦的各机构团体中享有公平的代表权。军队、外交工作以及南斯拉夫体制中的其他主要机构中也让阿尔巴尼亚人享有公平的代权。阿尔巴尼亚族的成员还在南斯拉夫领导阶层担任一些最重要的职务，其中包括南斯拉夫联邦议会主席、主席团主席——即南斯拉夫总统——以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

阿尔巴尼亚人在南斯拉夫看到其文化和民族得到繁荣和肯定。我只需指出，

拥有大约五万名学生的普里什蒂纳大学，是世界上以一个少数民族语言教学的独一无二的学校。另一个表明阿尔巴尼亚人在科索沃享有各种权利的事实就是，现在有以阿尔巴尼亚书籍为主的科学院、广播与电视节目和图书馆，其中很多是阿尔巴尼亚人在阿尔巴尼亚无法得到也被禁止阅读的书籍。

实际上，南斯拉夫各共和国和伏伊伏丁那省每天给予科索沃一百多万美元以促进其发展，而在科索沃 170 万人中，80% 是阿尔巴尼亚人。

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人的地位一直而且仍然是南斯拉夫自己的内部问题和责任。从国际法的角度讲，南斯拉夫作为几乎该领域中所有国际公约和协定的缔约国——阿尔巴尼亚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承诺尊重基本人权和基本自由。南斯拉夫不仅遵守这些权利和准则；而且在执行过程中更进一步保证让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人根据宪法平等地参与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

为了让人们清楚地了解这方面的状况，我要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大约十万名南斯拉夫少数民族成员生活在阿尔巴尼亚；今天，由于阿尔巴尼亚当局的同化政策，其自己的官方资料表明现在人数已不到 5 000 名。

南斯拉夫一直认为，保持和尊重自己领土上少数民族的权利以及邻国南斯拉夫民族的权利，是更好地相互了解和建立友好关系的桥梁。不幸的是，南斯拉夫与阿尔巴尼亚在这方面的关系令人十分失望，因为阿尔巴尼亚从没有停止过干涉南斯拉夫内政，尽管南斯拉夫的阿尔巴尼亚人自己一次又一次地拒绝阿尔巴尼亚为了掩盖各种阴谋而向他们提出施恩似的关注和保护。

除上述情况之外，阿尔巴尼亚代表的发言还包括其他的谎言。它有意把生活在南斯拉夫的阿尔巴尼亚人的人数扩大到三百万，这意味着它几乎把数字提高了 50%。这也表现出阿尔巴尼亚的民族主义欲望。他的发言中还有一项可怕的指控：即今年春天在科索沃，数十万阿尔巴尼亚人被杀害和被监禁。然而，南斯拉夫正式向国际社会通报了其针对反对宪法秩序和领土完整的非法和恐怖主义活动

所采取的措施。

南斯拉夫一直呼吁在相互尊重和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巴尔干国家之间双边和多边的合作。在它的倡议下，于1988年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了所有巴尔干国家第一次部长级会议。然而，阿尔巴尼亚却继续组织其政治攻势，这些攻势常常升级为对某些分裂主义集团的公开支持和援助，其目的在于实现阿尔巴尼亚对南斯拉夫某些地区的领土愿望以及建立所谓大阿尔巴尼亚的愿望。

阿尔巴尼亚代表今天上午的发言进一步证明了阿尔巴尼亚持续干涉我国内政的做法。采取必要措施以保护其宪法秩序、完整和主权是每个国家的主权权利。南斯拉夫行使了这一权利，同时保证生活在领土上的全体人民、各民族和少数族裔的一切权利。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海地代表发言。

圣法德先生（以法语发言）：海地共和国代表团愿使用其答辩权严正指出，我们对圣基茨和尼维斯代表团发言人就海地目前社会和政治局势提出的看法表示不满。

我国代表团遗憾地指出，圣基茨和尼维斯代表团尽管出于其明显利益的目的，却无视国际新闻媒介对海地的选举过程所提供的情况。

为了让每个人在今后了解到实际情况，我国代表团愿宣读1989年9月24日发表的包括登在《纽约时报》向全世界传播的时间表中的最重要的日期。

“以下是选举过程时间表中的重点：第一，1989年10月，在全国、各地区和各地方一级建立永久以及实际上自治的选举委员会机构；第二，从1990年1月到3月，就选举名册进行人口普查和登记；第三，在1990年4月分三个阶段进行地方行政委员会的选举；第四，在1990年7月，举行第一轮市政和立法机构选举；在1990年10月17日，举行第一轮总统选举；在1990年11月11日，举行第二轮总统选举”。

我希望大家原谅我要引用圣徒保罗的话，他说：“亲爱的人们，我不会停止宣讲同样的事情，因为这对你们有好处。”

同样，我依然记得已是耄耋之年的圣徒约翰对他的人们所作的谆谆教导：

“小子们哪，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圣经》，约翰一篇，第3章18)

显然，海地将会进行很好的选举，这对于无论是真正的朋友还是那些对我们的选举不懈一顾的人都是件高兴的事。至于那些据说真正感兴趣的人是否愿意以同样的热情为各种尖锐的、显然是更为紧迫的社会与经济需要而大声疾呼，对于这一点人们就不那么肯定了，而正是这些需要使得海地的政府和人民陷入不可解脱的困境之中。违背事实、毫无理由地批评并不会使我国感到沮丧，因为我们有合法的权利得到地球上其他国家的公正的支持。经过深思熟虑而制订出来的向我国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的一揽子方案仍然有效，对于这一方案大会已经多次予以承认。

我国代表团不会容忍其他代表团对我们无理刁难。德图什曾经说过批评是容易的，但艺术则是困难的。在德图什时代过去许久之后的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的话永远闪烁着智慧的光辉。

卡普拉尼先生（阿尔巴尼亚）（以英语发言）：我们本来希望南斯拉夫代表能够开诚布公地现实地谈一谈科索沃和南斯拉夫其它地区的阿尔巴尼亚族人口所被迫忍受的严重局势，谈一谈这一局势的原因及后果，并谈一下扭转这一局势的方法。而他却歪曲事实，甚至编造谎言，对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进行诽谤和诬告。

如果我对南斯拉夫代表所说的话进行细致的分析，那就会显得我对本大会不尊重，这无益于辩论，也无益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原因是，首先，他所说的话不真实，目的在于转移大会对科索沃以及南斯拉夫真正局势的注意。其次，南斯拉夫代表所说的话根本无助于解决科索沃和南斯拉夫的问题。他没有提供其他选择，以使南斯拉夫摆脱使其深受其害的全面严重危机。

在一般性辩论中，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重申了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一贯的正义立场，谴责了今年春天在科索沃发生的悲剧事件，谴责了对和平的人民使用暴力，实行军事管制，而这些和平的人民只是要求得到与南斯拉夫联邦所有其他民族同等的自由与民主权利。众所周知，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和阿尔巴尼亚人民一贯反对在所有地方出现的暴力和恐怖主义行动，不管是出现在南非，纳米比亚，还是在阿拉伯被占领领土，在中美洲或其他地方，都是如此。这是我们的一贯立场。我们总是同世界上被压迫的民族站在一起，给予他们全力以赴的支持。

因此，我们对科索沃和南斯拉夫的同胞兄弟的遭遇绝不能视而不见，置若罔闻，他们正在受到歧视，受到压迫，受到迫害，甚至遭到杀害，而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要求得到根本的民主权利和自由。他们被剥夺了自治权，差不多三百万人口在他们祖先的土地上生活了几个世纪，现在又与南斯拉夫其他民族有着共同的命运，而他们却被强迫接受放弃其民族特征。

我们听南斯拉夫代表讲述科索沃的局势，他把科索沃形容为一个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少数民族，可以享有所有自由，包括有成为联邦总统的权利。但不管他如何冠冕堂皇，措词造句，都不能掩盖科索沃的真正局势，而这一真正局势戳穿了南斯拉夫代表的谎言。

不错，科索沃确实是独一无二的，例如那里的人均收入只是塞尔维亚的三分之一；科索沃省的失业率是南斯拉夫最高的，已达到可工作年龄人口的35%；文盲占联邦数字之首；科索沃还被恰如其份地形容为南斯拉夫的欠发达南方。

令人感到震惊的是，在南斯拉夫的阿尔巴尼亚人再也不被称为是一个民族，而被称为是一个少数民族，尽管整个世界都知道阿尔巴尼亚人是多民族的南斯拉夫联邦中第三大人口组别，仅次于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这就足以证明他们是受到怎样真正的尊重，并表明他们在南斯拉夫联邦中所得到的地位。于是

便大张旗鼓地宣传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享有当选为联邦总统的权利。但因此说阿尔巴尼亚人享有所有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其他方面的自由，则很难令人相信。

但事实是这一观点经常被加以利用，作为一种人种方面的装饰，来装点联邦的门面，其目的在于由此来掩盖对阿尔巴尼亚人的全面歧视，掩盖他们在南斯拉夫二等公民的地位。

南斯拉夫代表力图使我们相信最近强加给科索沃的宪法修正案并没有对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民主权利与自由产生任何消极影响。如果我们相信他的话，那么似乎可以认为他们是阿尔巴尼亚人称为南斯拉夫享有特权的民族。这种说法是极其荒唐的。如果我们相信南斯拉夫代表所说的话，那么他对下列事实作何解释：那些修正案立即带来的结果是在不同岗位上负有责任的阿尔巴尼亚官员每天都数以千计地被解职，以塞尔维亚人取而代之。

据南斯拉夫消息，普里什蒂纳大学学生的入学人数现在已经减少了45%，而塞尔维亚族进入中等学校的学生的数目则增加了240%。有300多名阿尔巴尼亚知识分子遭到隔离，并忍受隔离所带来的种种后果。今天南斯拉夫对待阿尔巴尼亚人的恶劣制度使人们想起欧洲的黑暗时代，也使人们想起臭名昭著的迪撒帕雷西多斯现象。

有必要回顾一下的是，南斯拉夫作家和艺术家协会把针对阿尔巴尼亚学生和学者所采取的所有措施称为“非人道、非民主的”。让我们提醒一下南斯拉夫的代表，自从通过了那些被他称之为“民主的变化”的修正案之后，科索沃和阿尔巴尼亚人受到了残酷的迫害，而这种迫害在欧洲已经消失了很长时间，并且几乎为人们所忘记。这里只提一点就足够了，根据南斯拉夫消息有50万阿尔巴尼亚人被迫接受南斯拉夫的警察和司法机关的审查。这不是发生在南非，而是在二十世纪末发生在欧洲这一古老大陆的中心。

南斯拉夫人吹嘘说南斯拉夫已经签署了许多重要的国际文件。但是，世界是

根据一个国家的行动，而不是根据一个国家的言辞来对一个国家作出判断。行动胜于言辞。如果说南斯拉夫签署了如此多的国际文件，包括《赫尔辛基文件》，仍然与这些文件的形式与内容背道而驰，那么对于南斯拉夫来说情况就更糟糕了。

如果南斯拉夫代表谈一下科索沃和南斯拉夫的真正局势，那么就会好一些，因为本大会的听众毫无疑问特别想听一下有关解释，或者希望听到如何能使局势扭转的给人们带以希望的话。但遗憾的是他却以攻为守，其作法是突然“发现”在阿尔巴尼亚的南斯拉夫少数民族人权遭到践踏，宗教信仰遭到破坏，并且受到歧视。这篇旨在宣传的长篇讲演小题大作，其目的就是进行诽谤，作法十分恶毒。这篇讲演从技术上来讲也是十分糟糕的，其判断是失误的，因为对另外一个国家（即对阿尔巴尼亚）进行诽谤与中伤，或者转移公众舆论对南斯拉夫现实的注意力，都无助于解决科索沃和南斯拉夫问题，残酷的现实就是如此。

更糟的是对所谓违反阿尔巴尼亚内斯拉夫少数民族权利的诽谤与指控，南斯拉夫也毫无迟疑的指向其他邻国，这不仅与真实情况不符，而且远离所急需的建设性精神、现实主义和智慧。

对所谓阿尔巴尼亚干涉南斯拉夫内政的指控完全是老生常谈毫无根据，即不能使全世界也不能使南斯拉夫本身的舆论相信。阿尔巴尼亚明确的公开声明，它对南斯拉夫没有领土要求，支持修改边界，它赞成南斯拉夫联邦的稳定。我们清楚的看到，南斯拉夫的不稳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给阿尔巴尼亚带来不利影响。历史表明，不管哪一国发生了什么，另一国就不可幸免。我们常常不得不一齐面对历史的风暴。因此，很明显，所谓阿尔巴尼亚干涉南斯拉夫内政的指控被用来阻止阿尔巴尼亚说真话，使我们保持沉默。同时，阿尔巴尼亚人在欧洲中部受到压迫和迫害，甚至被坦克轧过。

因此，所谓干涉南斯拉夫内政的指控被用来掩盖科索沃的严重局势，这一局势不仅引起了南斯拉夫人民而且整个世界和关注包括南斯拉夫的正确舆论，它们把南

斯拉夫宪法视为并称作“欧洲最血腥的宪法”和坦克宪法。这引起人们深切关注，事实是，国际公众舆论、各种新闻报刊和信息媒介，政府和议会机构、许多国际机构和著名政治人物表达已经这种关注和担心。我们对南斯拉夫科索沃事件的立场是明朗的。历史、事实和现实不可能被暴力和宣传所改变。

主席（以英语发言）：很对不起打断发言，但是十分钟已经过了；因此，我是否可以请他结束他的发言。

卡普拉尼先生（阿尔巴尼亚）（以英语发言）：好的，我就这样做。

作为南斯拉夫邻国，我们希望同他们保持友好睦邻关系。但是如果南斯拉夫顽固的热衷于颠倒黑白，我们将毫不迟疑的揭露事实真相，我们有良好愿望就更该这样做，我们的动机是民主和人道、纠正科索沃和南斯拉夫的阿尔巴尼亚人的不利地位，稳定南斯拉夫本身的局势以及真正改善我们两国的关系。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南斯拉夫代表发言，他希望行使答辩权进行第二次发言。

佩伊奇先生（南斯拉夫）（以英语发言）：我必须向会堂在坐的每个人说明，同今天早上阿尔巴尼亚外交部长所说的话比较，这是阿尔巴尼亚代表刚才对南斯拉夫内政的第二次，甚至是更恶劣的干预。我认为现在很清楚，阿尔巴尼亚直接的公然要求干涉权，以攻击南斯拉夫的立宪安排，妄图煽动某些科索沃的民族主义集团破坏南斯拉夫领土完整和主权。

我认为，这是对一个邻国的幸灾乐祸的攻击以及对我们宪法次序和安排的幸灾乐祸的干涉，确实需要变革。这种要求是前所未闻的。这才是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关系背上真正的包袱。阿尔巴尼亚代表在煽动分裂主义势力继续他们反对我国宪法制度的行动，这些分裂主义势力在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中占少数，这是南斯拉夫决不接受的，阿尔巴尼亚领导集团必须了解这一点。

阿尔巴尼亚代表讲到了科索沃的经济形势。我想说，当然我们承认，科索沃和南斯拉夫其他南部地区是不发达的。这在历史上也是不发达的，但是，我声明，在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的生活水平比那些在阿尔巴尼亚的要高得多。

真正的问题和使阿尔巴尼亚人民感到烦恼的是南斯拉夫最近进行的宪法修改，其中所有南斯拉夫的共和国包括塞尔维亚共和国对他们的领土上具有同等的司法权。这就是修改宪法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当然，这种修改还对由在地拉那阿尔巴尼亚沙文主义集团挑起的科索沃的某些分裂主义势力活动作了限制。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大声喊叫，反对南斯拉夫修改宪法的原因。

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阿尔巴尼亚代表猜到了我要说的是什么，在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国籍——我是说“国籍”，不是“少数民族”——人的权利确实没有受到任何限制。科索沃这一自治地位所建立的和最近的宪法修改所建立的是，塞尔维亚作为科索沃所属的共和国以及一个自治省，有权利阻止某些外国干涉和结束分裂主义势力的压力下迫使塞尔维亚人和门的内哥罗人离开他们的故土，离开他们的炉边，迁移到塞尔维亚，这样科索沃可以纯洁种族，以达到地拉那所谓“大阿尔巴尼亚”计划的一部分。

关于“大阿尔巴尼亚”，我只讲几件事。阿尔巴尼亚不可能不知道正在发行“大阿尔巴尼亚”的地图，他们把南斯拉夫的很大一部分划入了这种地图，但是阿尔巴尼亚从未运离过这部分领土，虽然它声称没有领土野心。在阿尔巴尼亚工人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已故的恩维尔·霍查说，在南斯拉夫的阿尔巴尼亚人是被“强行从他们的祖国夺走的”。根据这一政治路线，1987年11月阿尔巴尼亚独立75周年庆祝活动进行了疯狂的民族主义运动，为“残废的”阿尔巴尼亚悲哀。对保卫该国的领土完整的斗争和“解放科索沃和其他地区”进行了颂扬。这不是对南斯拉夫领土完整侵略性要求是什么？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人们要问，阿尔巴尼亚对南斯拉夫有领土野心并极力

破坏南斯拉夫的稳定，南斯拉夫怎么能希望同这样一个邻国保持友好关系并进行合作。

南斯拉夫一直试图向阿尔巴尼亚保证保持友好关系。我们甚至在几年前他们攻击我们的时候还作出了牺牲，利用国的一片领土在阿尔巴尼亚一边建造了一座水电坝。我们修造了一条铁路将铁托格勒和阿尔巴尼亚领土连接起来，以使阿尔巴尼亚能够同该国的其他地区有联系。

我遗憾的说，所有这些证明，都错了，因为发生了这些攻击，对南斯拉夫领土完整的攻击。这就是阿尔巴尼亚对我们伸出友谊和合作之手所作出的反应。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阿尔巴尼亚的代表发言，他希望作第二次行使答辩权发言。

卡普拉尼先生（阿尔巴尼亚）（以英语发言）：我认为在行使答辩权时没有必要详谈南斯拉夫代表的第二次发言，在已经很晚时仍然占用大会的时间，因为南斯拉夫代表的发言没有任何值得我国代表团和大会听取和赞赏的新的和有用的内容。

显然，他找不出理由来维护一个本来就无法维护的非正义事业，只有进一步地胡言乱语，他编造了又一番毫无根据的谎言和罪名，阿尔巴尼亚代表团认为根本不值得去理会。

实际上，大会会员国注意到，南斯拉夫的代表在很短的时间内，从第一次行使答辩权到第二次行使答辩权，越来越激烈地抵毁阿尔巴尼亚，这是令人难以想象的。这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和冷静的态度，背离了进行积极和文明辩论的行为规范。

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在大会一般性辩论中提出的问题是重大问题。它涉及到当前的事态以及在南斯拉夫人口居第三位的那部分人的命运。它还涉及到各民族和人民的权利和民主自由，以及它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解放，这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一个重要趋势，而南斯拉夫的代表却避而不谈这个问题，热衷于造谣中伤和一些子虚乌有的事情，以为这样做就可以顺利地度过大会，继续奉行一种没有出路的政策。

下午7点45分散会